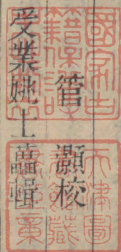




10505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男 宸黼編



卷十二

文序 一十四首

大學士李高陽先生心遠堂文集序

說者謂宰相佐 聖天子襄太平宏文治大化躋世雍熙事符
景運炳諸青史功施爛焉似不必更以文著予弗敢謂然夫儒
生蓬檐簞戶孑然兀處所講習者則古稱先之道也所誦讀者
詩書易禮之書也彈琴而見先王咏歌而懷往昔他日之經緯
天地黼黻皇猷者即今日之咿咿琅琅佔畢呻吟也以至坐而

讀書堂卷第三

一

浙江書局刊

又上文

論起而調變操玉尺以衡量天下之勢輕勢重懸冰鑑以進退
天下之人才區別天下之賢不肖論斷天下之是非可否得失
者即今日之操規挾矩揚榘推古今崇論宏議浩氣偉辭徵華佩
實明析暢達雖江海不足以喻其決雲霞不足以擬其變者也
故禹皋伊周一儒生已耳豈富貴人物哉使禹不陳謨皋不賡
歌伊不著訓周不作誥不過一厚重少文之周勃不學無術之
霍子孟耳安見燁燁灼灼光耀人寰聲施後世哉夫賢豪之生
不數上關天造下毓地靈夫子生於耶山易水之間為高陽氏
之閭太行蜿蜒千里而至東接滄海萬派朝宗其高明融朗騰
躍澐渚峩峩乎淵淵乎全盛之代所孕也先生受 兩朝特達
之知一德一心位端揆者三十年其間敷陳治道廣颺 聖德
簪筆龍池視草鳳閣鎔冶上索翔集墳典文不必規規於騷選

班揚而自然合轍詩不必矜矜於曹劉李杜而無不中度去彫
做尙元素一意修古而毫無卻顧猶之大匠營創左尋引右繩
墨中處焉以役羣工高深廣狹之制犁然有條而阿房之巨靈
光之巍不事迹襲無不可爲何者操其方圓圓錘之圓方班之
方遂以盡天下之無窮也蓋文有法有法法不得其法法於是
乎紛糅雕琢拾漉成奇瓌詭傷氣纏繡傷骨矣要惟胸中括囊
九有而後可以馳騁諸家吞吐歷代洋洋噩噩琅函奧典塞茹
酉穴之菁嘖吸百氏之藪而朝華是務謝膏馥爲盡祛所謂得
其法法者非耶 今上睿德天縱遊心精一執中之旨加意文
教聿正文體取經術之大醕者用以扶正人心凡名山石室之
藏咸命網而弋之以佐 金櫃之闕若 朝廷諸大制作如郊
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覲享宴慶禮樂律曆 國史 寶訓勳

讀書臺集卷十二

二

浙江書局刊

台文十

臣名卿焯德耀功之大俱經先生論撰裁定而後進 呈使郁
郁之盛遠駕三王而陋漢唐顧不偉歟憶自甲辰受知夫子時
親矩範端嚴方正誠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
孜孜贊翼 眷顧非常先生恂恂若不勝依然一筆門長吟儒
生耳奈何哲人其萎終天痛之幸得讀先生之書先生之文有
關世教者皆已勒之鼎彝藏之 祕閣固不俟集以傳茲所集
者心遠堂詩文十二卷二集若干卷鴻裁短什命意鑄辭緣情
體物立則孔昭揚芬極元舍指實奧讀之令人躍然喜融融豈
爽然自失也則以其醞藉深而不爲文藻驅使耳夫物經秋而
改歷冬而變獨是春氣一到生意盎然觸處淋漓富有日新雖
欲不爲千葩萬卉紅鋪綠映之類不可得已江漢之水發于沅
湘匯于洞庭支分派衍澎湃而下勢且鼓溟渤蕩天漢雖欲不

爲波濤湍激漣漪文瀾之類不可得已況先生之文哉先生長
君孟績謂麟列門下久誦夫子詩文多不可以無敘謹再拜而
識之不知其區霧如是

太保大宗伯王文貞公青箱堂集序

辛酉之春二月中和遊宛平相國怡園有友五人焉其一微髯
偉衣冠清雅絕倫似王右丞少時風流雋宕者其一浩浩落落
脫帽露頂似高談雄辨能驚四筵者其一丰儀修整瀟灑好吟
哦如玉樹臨風者其一正襟危坐動止必以禮不輕言笑如二
程公者其一爲主君英年富文史謙恭和厚絕無貴介氣者始
進見崇軒廣座爲嘉賓宴集處過迴廊曲榭流水小橋多名花
異植漸步如深山大壑不可測緣磴而上履巉巖登峻嶺西望
太行蜿蜒而至若建九旂北則禁城樓雉崔巍宮闕雲連

讀書全集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但見紫金光色映日莫敢仰視而其東則一氣混濛滄溟蒸鬱
近則薊城煙樹津門波光也南睇園林桑棗蒼茫翳遠之黃
河如帶泰山如礪僅得之依稀想像之間而已再過有風亭小
閣同人憩焉無何談及古文雄談者厯舉八大家若昌黎若柳
州若廬陵眉山一一絮短較長各有評次予曰此古文之餘波
也僉愕然美丰儀者進以秦漢首推史遷班氏予曰此文之雜
霸也益驚錯問何以予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如二典降而誓
誥而風雅又降而秦漢此文章之不幸而霸者之餘烈也墳典
當秦火之後班馬收拾燼餘而敷衍之其時去古未遠辭稍渾
健若準諸古則遠甚故曰霸也微髯者進而舉六經之文予曰
六經亦糟粕也似二程者進之以日星雲漢山岳河海爲天地
之文予曰天地亦陳迹也究其指予曰曰八家曰秦漢曰六經

曰天地何不近而問之吾心乎曰此師心之學釋氏本心之論也忽相國以太先生青箱堂集示麟盥手啟讀及半狂呼曰至文也至文也羣來視詢故予曰此文貞公青箱集不事迹襲超然獨契乃真文耳請竟其說曰是卽予頃言心也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具吾心自有天然節制而天下之至文由斯以出焉孔子言克己復禮是也虞廷之中大學之至善中庸之中節皆是也不論詩與文有過焉有不及焉非中也卽非善非節非禮矣何者中卽道也舍道而言文非文言詩并非詩也公不事迹襲獨契於心而成斯之文猶之洙泗言復禮獨契天則遂成論語二十篇範世不過也猶之虞廷言中獨契精一遂成二典明白簡易千古爲昭也猶之大學言至善中庸言中節聖人以之爲經賢人以之爲傳天命之性由此出脩道之教由此行也顧不至歟倘公迹襲天地則爲陳迹今則日星雲漢山嶽河海莫非精微也倘迹襲六經則爲糟粕今則詩之言敦厚書之言疏通易之言變化禮之言莊敬春秋之言正大皆奧妙也倘迹襲秦漢則爲襍霸今則史書命論洋洋纒纒皆義蘊也倘迹襲八家則爲餘波今則直起八代之衰而並芟三湘之草也文如是則詩可知噫至矣諸君可之謂予真能讀公文與詩者俾序而呈之相國用記其顛末紀以歲月之上先生曰善將以弁其端微髯者翰林侍讀邵戒三高談者大司成曹頌嘉美丰儀者右銀臺袁謚山似二程者編修沈耿碧主君卽相國弟中齋予時官鴻臚皆先生門下士云

讀書全集卷十三

四

浙江書局刊

澤州陳太翁封吏部尚書乃今刑部尚書說巖公之尊人其振粟焚券一事諸名公鉅卿稱引古聖先王所以經理荒政制爲比閭族黨之法保聚生息之道賙賜廩貸之儀及鄉之賢大夫粥與國之饑緩急周恤之誼言之詳矣予弗敢冀特爲探其精神心術之微表其學問懿德之大有二其一則徵之於隱春秋來豪人巨室操邪贏之算值歲之凶歉因以爲利此市心也卽弗取弗予或予而德色亦市心也馮驩爲孟嘗君收責焚券爲君市義此市心也卽慷慨布施要譽幸福亦市心也太翁蓋有大不忍於衷者存焉人之疾痛誰不如我居恆好言胞與至同黨其井之氓士窮而弗賑貧而弗恤殍仆而秦越相視流亡而家厚封植其何以安況承累世之遺而不以之拯災救患非先人意是以雖捐十萬而弗計也其一徵之於學太翁明於天道

讀臺全集卷第三

五

浙江書局刊

名

人事之原盈虛消息之故一意植德眞痛眞癢觸處淋漓故說巖公克肖前徽光明洞達以清望重於朝佐 聖天子文治大化澤被寰區其家學然也且鄉人懷德撫臣旌揚又欲然若歉虛而不居此大禹讓善孔子何有其學問深純淵懿粹美爲何等歟州之神謂父老子弟擬爲廣揚貞諸珉而懼其弗文也請予敘其事代爲之作歌於是爲闡微之章曰安道惇性遜美執雌恢此廣淵廓我洪懿義間遐集淑氣載嘻施以仁富惠本天慈爲致頌之章曰五嶽降神四瀆曜靈兩儀鈞陶誕育髦英恤我枌榆活我餒人公實悱惻慷慨奚存爲屬望之章曰堯典明揚漢帝蒲輪皤皤黃髮曰義曰仁範我家邦恩膏良深爲述榮之章曰煌煌錦服日中有耀灼灼鸞章 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翁德孔昭翁子克肖爲寫康之章曰顏赤赤髮斑斑形矍矍履

翩翩駕黃鶴遊碧天爲稱後之章曰子如鶩發孫如蘭苗國之
居珍匪徒大其閥爲擬類之章曰解組潛乎達生周乎鹿門乎
浮丘乎其翁之儔乎爲借祝之章曰鶴之集于彼岵堯鶴之飛
搏彼扶搖鶴之來千歲一朝鶴之侶安期王喬

冢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澤州先生從不以詩文示人予於他人簡端及公門下士齋頭
見其詩森嚴蹕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足
之意恆見於言表又時值 內庭身依日月諸大制作多出公
手公祕之予歎曰一代興隆必有文學侍從之人盡其彌綸輔
翼之責議論光灼如日星之炳耀經濟石畫如陰陽之闔闢所
以黼黻皇猷昭宣治化顧不偉歟及親其儀矩則温厚和平之
氣如璞玉渾金敦篤悱惻而又矜然不滓勁若冰絃嚴比玉尺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二

六

浙江書局刊

卷之四

予望而欽之一日造焉求窺先生之全豹公曰宋玉景勒之流
吾未暇學之無文也建安七子之輩吾未嘗學之無詩也子曰
見之何可謂無公曰卽有之亦平常應酬之具而非吾之所謂
文也乃引予於書室出茗果而言曰夫至文無文大音無聲修
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
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雖善屬文然皆不列於儒林而
孔子弟子別爲傳蓋謂以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也不本於經
技也非道也 今上建中和之極紹一中之傳進六經而黜百
氏其浮夸之辭靡靡之音將安用之乎夫文言之精也言心之
聲也神明乎吾心其溢而爲精光自不容掩謂之文文與道非
有二也昔者夫子嘗以文自任矣曰文不在茲乎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然而夫子固未嘗爲文也本其神明者而出之以答

問以垂訓卽片言隻詞有萬世不可易焉者斯文之至也世之爲文雕心鏤肝掇藻擲華鍛鍊於體裁餽飭於詞局以爲文是譬以翦綵刻楮非不燁而可觀而生意索然終瘁已爾蓋文與道歧而始裂矣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謂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豈有意而爲之哉予非能無意爲文者兒輩手錄數冊藏之篋中請以就正因披覽焉有談性學之旨洞微達化進於生初設誠制行原本物則有羽翼經義之文不區區規模史漢而衷誠溢發動可爲經有寓物適情之什率皆本仁祖義而止乎禮者故其音韻麗而雍容鏗鏘而鏗鏘是必有以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

讀書全集卷第三

七

浙江書局刊

七

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數乎鬼神幽明之蹟而後聚其精神形諸篇翰灑灑乎泱泱乎誠不可尙已可知君子攻乎內而不攻乎外攻乎外者棄其本根而惟枝葉之是務修也圖其大不圖其小圖其小者遺其原泉而惟溝澮之是務盈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近世學者學術駁襍不復知聖賢正心成己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譽今聞先生之妙論良足掃末學之弊復徃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章徹於天下然後知文不貴於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人亦然三代之書

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明爾先生之說其起予也豈淺哉

大宗伯張孟敦先生文集序

文豈易言哉必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之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且反之於身以觀其誠參之於氣以驗其充浸灌乎道德而日新月異涵泳乎仁義而遲之又久積諸躬矣達乎氣矣然後左禮而右樂莫非文也圓規而方矩莫非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峻厲而不亢莫非文也察乎其心中正而和平虛明而淵通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此則不求文而文成焉乃天地間之至文也辟之千章之木紛溶箭蓼上摩霄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渾膠盪東達滄海者以其源也導

讀書叢卷第三

八

浙江書局同刊

卷三

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患枝之不蕃而慮本之不培植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孰禦之哉斯道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乎日月而不滅變理四時而無愆或者曰我窮力而學爲文吾知其必不能也彼其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鶩高遠者宗恍惚而談懸虛尙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縵製猶之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紛葩升檠而回檠非不灼灼可觀也然寒焉不足爲之衣饑焉不足爲之食求其若布帛菽粟之濟於用幾何哉吾讀桐城大宗伯公文與詩若有以啓予者先生稟光嶽精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資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政刑之詳治亂因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不究心故其爲文滂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

而蛟龍升彪然而虎豹騰煦然而百卉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
得其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脯而
至味自具也由公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波瀾諸子百家爲奴
隸以修之身者而修辭和之心者而和聲成之德者而成文是
以值鼎新之運逢 至聖之君天縱睿哲游心精一公出入承
明身近光華忠誠素貫上履 睿知凡雄文大冊黼黻制誥多
出燕許况典禮議禮則 禘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親享宴慶
禮樂律厯衣冠之制遠方朝貢賞賚之儀及 寶冊勳封 徽
章鴻伐之文一一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
宋於不居焉至於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
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海內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
名世羽儀斯文輝煌治具豈淺鮮哉從來一代之興必有非常

讀書臺金卷第三

九

浙江書局刊

台文川

偉人樹駿流鴻攀龍附鳳際風雲而依日月勒鼎彝而照汗青
古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有一足傳兼斯邈矣此其道如登
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淮淮泗山則鳧繹龜蒙周
秦齊魯滕薛鄭梁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
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若夫澤中之夫升尋丈之巨
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西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遲智以談於人
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又如貴介之士章
服之美黼黻之繡玉珂之鳴環佩之飾惟其有之是以榮之若
使田夫澤叟披蓑戴笠而入朝堂見之者有不訝哉更如大烹
之奉豹胎之珍駝峰之異猩脣之饁熊掌之膾惟其飽之是以
美之若使山癯村嫗履糟糠而談梁肉聞之者有不非而笑之
也哉何者由來之厚薄美惡有殊也文之知道與不知道何以

異此然則學者欲爲文尚浸灌涵泳於道德仁義也哉

大司馬杜肇餘先生文集序

予生也晚時掌選事秀水公佐銓衡以分言之則堂上老先生也繼予撫浙公爲序予講學會語而教以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義以誼言之又前輩大師資也故公有文則示予序有詩則示予和每臨摹晉人草書則示予觀予卒業颺言曰六經而後無文章繼之者其惟周元公二程子張橫渠朱晦菴乎道潭千載學者交於卑陋不復識孔門傳心之要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於政事之統疏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徒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僅夸豔於凡目已違拂乎恆性比比然已豈知天地未判道在

讀書全集卷第十二

十

浙江書局刊

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沒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序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或曰董賈韓歐之文盡非乎曰孟子而後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得其膚皮韓東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惟春陵河南橫渠考亭得其心髓觀五公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其不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正傳而有得乎詩書易禮春秋之微旨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燦然發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於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吾於先生之文與詩而得之先生醅乎儒者也口未嘗談道談性而道德之澤中和之氣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

自知其臻於美盛者且於經史子集無不貫通可者圭之不可者奴之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滯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冝綮之妙其作爲文章法度森嚴溫潤者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瑩潔者如珠孕合浦溫然不覩其橢窪春容典重者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動中律呂皦然不聞其襍亂之聲也良由所涉者廣而擇之也精所養者充而就之也大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節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是以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辭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至於立朝表表風節皎如日星忠誠以達主知端亮以應事會自公之暇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由繹之以

讀書彙卷第三

十一

浙江書局刊

之爲本根又以遷固之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源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權衡旣懸而百物重輕莫有遁情用是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大司馬詰戎兵子卽以兵論昔漢武帝欲教霍去病以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子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襍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以權而拘乎古人之成法其不敗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是古之爲文者未常相師道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義明也先生之文一本乎道德原於六經而氣又足以暢之當其發艱折辨紆徐反覆雄毅宏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弧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維風振俗之功然則學

者何可不反而求之經求之身哉

孫鍾元徵君夏峰全集序

予讀孫徵君啟泰夏峰集及所梓理學宗傳而因歎世人往往以講學爲諱夫豈有鑒於宋僞學之禁而故爲是規避耶詎知二典一中相授危微論心卽是堯與舜講學舜以命禹卽是舜與禹講學堯咨舜傲君都臣俞卽是唐虞君臣相聚一堂講學太甲說命諸篇卽是有商君臣講學迨其後箕子講學曰洪範九疇太公曰丹書周公講學於孺子王曰無逸三代之世邇大夫士講學有風雅閭巷士女講學有國風魯論二十篇爲洙泗講學之書孟子七篇爲子輿氏講學之書奚但宋周程張朱始有理學之名講學之事歟卽今庠序育才塾師發蒙何一而非講學童子操觚學士辨難何一而非講學乃以攻經義應制舉

讀書全集卷第三

七

浙江書局刊

者爲科第中人謂獨行踽踽言矩行方者曰道學夫豈讀書肄業賦詩作文者爲一人而盡性至命者又一人乎經方致遠豎勛建業者爲一人而陳仁說義者又一人乎抑見其惑也夫學之僞者恆言誠意正心而隱衷則不可告人高談民胞物與而毗睚或至於介意甚至襲其名思以進其身矯其行不能達之用若此者鳴鼓而攻之可也鍾元先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鄉而紹濂洛關閩之學與范陽鹿太常伯順公並肩之始則於金容定與新安講學一無所諱繼則棲夏峰倡明正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更密九十工夫又較八十而密予曩宰容邑雖未親炙先生而私淑先生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就其所造可謂安且成矣上自

公卿大夫以至田垌野老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先生不歧
貴賤不別賢愚一一指示大略與子言孝與父言慈與臣言忠
凡就質者聆其微言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賢者悅其誠不
賢者服其化有周茂叔邵康節之流風焉先生真見道之大原
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洵于聖同
於道無補假使先生出而大用炳耀事業何可量哉乃徵聘十
一次而不起廬墓九年如一日天地間完人也若夫少時急楊
左之難乃激發於忠義之爲其行類俠使至知天命時亦必不
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蒼
問集取節錄孝友堂家乘畿輔中州人物考歲寒全集卽夏峰
集也著述宏備兼總條貫他刻久已行世獨茲集未梓先生之

讀書彙纂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門人及諸嗣孫哀而集之爲類若干得若干卷請序於予予曰
先生道宏德備真積力久篤實輝光此則其出之緒餘者也若
詩若文若記若序鴻篇短什典輿函具有春風舞雩之樂蔬
水曲肱之風至理寓焉卽先生之講學也未嘗諱也昔有稱姚
江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動烈而
公克振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卽全人矣陽明公笑曰某願從事
講學一節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其卽徵君之謂歟曩予撫吳
越召還有客謂予曰巡撫政聲最好但不宜講學予曰作撫
未必果好若講學則是僕第一件好事一座大笑

宮紫陽翁文集序

予童遊膠庠卽讀紫陽公癸未會墨誣曰時藝也哉古文也及
仕得與翁長公定山交出翁詩文全集相示受之卒業則不能

無慨歎焉慨夫世之廣經史贗秦漢贗魏晉初盛唐者之何多也又慨夫翁之學之才之未大用僅以詩文著造物固若是奇也夫道在天地間紛綸溟滓一偏不可盡也一人不能究也故經有六史有代文溯西京詩標大庾謂其渾樸溫厚猶存醜龐之遺絕遠修靡之習銜華佩實言簡意該無取雕琢自足程後炳焉盛矣是故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文也而奧旨貴得中以正焉書序事以都俞造端文也而精意首重欽與明焉詩紀德以比興發義文也而無邪則其要理焉春秋明王伯以褒貶屬辭文也尊王其大旨也禮樂陳器數以問答成章文也而義蘊則貴莊敬和平也前者開之後者推之微者闡之略者廣之人各一體不相沿體共一理不能創也蓋昔之聖人觀物察則而立辭若道有鬱而弗彰物有存而未名世有變而政除時有更而事異以古律今百物異宜於以明道教議政治稽品式辨風俗商損益則有神明變化者存焉非徒不詭於經之謂也况詩與文乎夫棟宇之制大匠不能更然宗廟明堂各一其規律呂之節太師不能變然雲門肆夏各一其闕六經之道才哲不能踰然宣情道蘊各一其模彼善贗者如登傀儡之場俳優之戲翦綵爲衣引綫俾動雖三尺童子知其非人也何者神采不具喉吻無響骨節不靈也匠人操規挾矩以盡天下之方圓執墨引繩以導羣工之樸斲固也若使公輸造木鳶而飛武侯制流馬而載豈僅比擬揆度于尺寸間者能之乎吾知其必不規而圓不矩而方也襲其外而中罕有者是賈販而轉徙也依乎物而他難適者是童步而倚壁也文與詩猶布也五色之變燦燦殊焉而其質則皆素也紫陽翁自少卽奮志于千秋之業凡有篇

章其取材駕格命意鑄辭必求至當之則加以句洗字鍊窮妍極工如射者張侯挾矢期於破的至于頓剝倒插之法又皆古人不傳之祕專精苦思得之意匠經營慘澹中淺者未之聞也生平率右正嫉邪揚熾刺隱時決冒臆以暢其不平曲爲引譬以發其奇思間有嘻笑恢諧要皆維風端向扶持善類之隱衷也斯不襲經而自無不經不襲史而自無不史不規矩於騷選班馬而自然奇偉不競競于曹劉李杜而自然合轍由源及流百川分焉用本達末萬卉爛焉膺者尋枝覓葉弗察乎本根之安在也循河逐派弗識夫淵渟之安匯也獨惜公抱匡濟之才負豪傑之略卒不得陟干仞之丘須明堂之用寶玉在前智士眩移自古歎之夫鵬之上搏也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鵬之能也然非借扶搖力則徒屈伏海溟耳卽不能極高遠至九萬也

讀書彙集卷十二

五

浙江書局刊

五

奈之何筮仕之初司柄者僅畀以王官與凡鳥等珠璣處于淵翡翠巢于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邈矣乃二工必欲得之固謂其珍異絕非庸庸者倫也賢者委于下位而不用卽珠璣翡翠弗若之矣旋遭亂履險蹈危僅以文章風雅忠孝節義自善善後人 國初推薦者三尋起又以親老終養歸築大意園徜徉久之昔人違時或書空而咄遵澤而吟豈不以中有所鬱抑而思以旁暢其所懷哉翁達觀列之大人造化託之小兒時榮與榮時瘁與瘁所謂知天所謂順命也乃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定山以名元魁天下歷翰苑烏府衡文東魯晉秩銀臺由斯以往祿養未有艾也乃年復不及待君子傷之定山爲論撰其美而明著之後世復哀集其文其詩其雜著二十餘卷初名雲澹堂曉集後名春雨草堂集予識慙半豹竊窺一斑聊弁數言用紀歲

杜紫峰集序

今之集博士家者類有集集遂塊然塞乎域中觀者增厭至欲得祖龍作用一番爲其繁畫亂大雅之音是疾憤之語也非過杜紫峰先生崛起燕南固聖人之徒而北學儒者之宗非文人才士之儔也乃亦以集著何居曰否否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文抑又何可少夫道以天爲至言稽於天則可訓人純於天則可傳人可傳斯言可訓是故言出而人誦之法之若夫詞人之詞其指洗洋幻化而靡有住著恆爲有道者所裁吾讀遷史見其宏肆倬詭率好奇而不摭實子美與奇之什忠君愛國有足多者而揆諸往哲則當有間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誠非易哉余宰金容仰止先生者舊矣先生之學由濂洛關閩以

讀書集卷第十二

六

蘇江書局刊

乙卯三

遡洙泗而不事著述不立門戶凡天下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中雖亢厲守高大異夫投淵洗耳者浩浩乎若立萬仞而俯八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奇興於風煙水月之間是故以其自得之精意發其未發之義蘊以其中和之性情發爲中和之詠歎優柔而溫厚更載道而典則焉編中奧典琅函鴻裁短什渾渾噩噩脫去一切榛楛其氣敦穆其骨法凌厲而沈雄辟之貞松古栢黛色龍鱗而籬落間卉植矢其斐亶溟海層淵勢且浴日月王百川而尺寸波瀾當之卻其淪漪故其文千狀萬有發洩吐露而猶若有餘卒不見有炫焉自賈作意上人之態而意趣翩翩在文之內又在文之外也蓋先生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無取雕琢名理躍如讀者爽然自失謂非稽於天純於天不能先生不過爲應酬之具游藝之餘而已故求先生之詩文

者當求先生之道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性命天人亦概乎可攷而知矣茲集先生門人楊湛子管公式輩鳩蓁糲糝精摩詳訂孫徵君崔太史兩先生爲序而傳之豈不焜燿一時而烏奕千載哉梓成蓮陸公謂予不可無一言遂忘其區霧輒以宿所斑窺先生者聊弁數語用紀歲月云爾

許山濤宮坊奉使集序

癸酉秋當十五國鄉試滇居天末越在萬里外 聖天子顧獨重之而慎其選於詞臣中 特簡宮坊許公往公畏此簡書不遑啟處不以遐荒樸陋而異視每得一藝輒訝曰此雖質之前輩諸大家何歧焉用是是科所拔士皆名流文竟足與海內賢雋並驅中原滇人士益振勵興起於古學焉可見金藏於沙棄

讀書全集卷十二

七

浙江書局刊

之則蕩爲泥滓檢之卽成大寶物情然也及旋以闡墨及奉使集示予而問序以予生長滇習知風土故也嘗觀古名卿大夫于役必有紀行之作大率臨眺山川留連景物紀謠俗察興廢以及人民疾苦邊儲要害每於詩乎見之公辭螭頭豹尾之上而之金馬碧雞之鄉發冀野走嵩洛歷荆楚達黔南一路峻嶺危溪秦碑漢篆不乏也秣馬叱馭以前曉風殘月而後罔不一曲繪如風籟蟲鳴迫于化機之不容已豪吟高唱隨其意興之所至而以健筆出之無古無今自成一家言昔人所云初日芙蓉鏤金錯采依稀近之而大海迴風峨眉天半其引勝正自無窮也西京以還醕風旣散建安而後浮藻斯興休文操切于聲偶記室膠執于源流詞場文網不啻秋荼之密矣豪傑之士起而振興之孤行己意不蹈前人不遂時好神明變化而標格

自上者也公讀書中祕列在環戟 皇上敦尚經學崇重儒臣
萬幾之暇時命侍從之臣論學賦詩公應制之作煌煌琅琅其
於典章文物聲名度數及平時感遇摠懷贈遠詠物不名一體
文章光氣早已耀然特見于天壤之間矣此不過吉光一片有
山林之曠達而不出于寒儉有臺閣之雍容而不流於綺靡奔
逸絕塵而無叫呶之音穰粹窈眇而無纖詭之態倘雕文于絲
續媿偁于青黃卽窮工極妍比于虬竅蠅聲不當一映蓋融晉
魏三唐宋元明之町畦而運以己裁則又所謂茲遊奇絕者宜
其與太史公足跡遍天下而文日以肆者等視並觀也憶予甲
辰計偕北上過楊林白水之墟不無嘯詠遊清虛華嚴之洞亦
謬標題次鐵鎖南明之橋寄興殊甚望金山峴山之魏感懷倍
深關則芭蕉芙蓉潭則沈碑犀牛招提則月潭飛雲宮觀則章
華桃川文選仲宣有樓銅雀翫龍有臺皆可以恣登覽發歌唱
者也予招屈亭而悲三閭瞰荊州而思左徒汲冢藏書習家碧
池至涿鹿考黃帝擒蚩尤處涉易水覽亢督廣壯士歌不揣固
陋瞽然有作名曰朝天集以視公茲集則抗墜殊懸去若天淵
甯可以尋丈計耶

國朝名臣奏議序

奏議者何所以啟 宸聰而達幽遐者也昔漢之臣上書於天
子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漢臣言事莫良於董賈
二子其陳德刑則可謂之章其原災異則可謂之議然一名之
策一名之對則又何也人主登士而計可否商得失則爲之辨
焉決焉故曰策也人主有問則就所問酬之事無匿避語不滑
稽故曰對也意之所指詞貴別白指貴分明不則白不可謂之

章不分明不可謂之表故書而稱名曰章者取其別也傳稱色有五章蒼素雜丹緇混非章也稱名曰表者取其明也猶揭物於杪睹者得識之也稱名曰奏者取其度也嚴氏曰樂更端曰奏作止高下無節非奏也稱名曰議者取其裁也排布羣言卒而斷以己意決疑定紛聽人主擇也總名曰書者書者如也謂寫其言而如其意也此八名者貴識也貴學也未有無識鮮學而良於言者也然八者之義同一奧樞奧者何曰忠也誠也公也又未有公忠誠不具而能良於言者也言之不良辭弗中款謀弗投機奏於天子天子弗聽弗聽則弗行雖厥論秩秩爲章縷縷侈言無當何裨乎是故鄭人修詞周士好謀一時稱之後世傳焉爲其辭辨也其書當也古之大臣明於天道人事之原通乎古今盛衰之變察於治亂安危之機精於制作典章之要

讀臺全集卷第七

九

浙江書局刊

七九

典謨之書夙講王霸之辨甚晰兵農禮樂之務悉嫻水旱蟲蝗之害素塵或陳邊備或酬財用蘊之爲忠悃發之爲文章開心見誠畢慮矢公然後論事切情而不迂言本道德而有據酌今昔之通議爲化理之準繩斯狀淑慝則循聲而得實言利害則披文而見情述因革則纖悉而易感談天人則悚惻而難忘用是績奏當時敷奏傳萬世而不朽澤被寰海精神貫百代而流通由此道也董賈天人三策皆本經術而治安數言通達國體有三代之遺意焉此良於言者也夫旣良於言矣而不免於長沙江都者何哉凡人未見福而突言福者喜未見禍而突言禍者怒諛言事方啟舌搖唇指意未具乃輒稱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識忌諱惡而遠之不啻坐絳灌之徒害之也仲舒言災異著事應以爲天人交感捷於形影夫造化幽杳變化不可執或無

其應則事變之說人主能深信乎卒亦遠之誕視所言以爲不
按事實也鼂錯明於世務然過激而寡思究也不終雖有名實
淪於刻也唐陸贄奏議明國體切民隱中事情當奉天艱難之
時倉卒應變議論周悉至今稱之東坡在翰苑以之進呈劄子
終不免於簿尉者豈非進規無所諱哉故言而衝激褊躁犯主
之顏以危其身而無立於事臣不謂良兩設俱可不要於一以
眩其聽隳其功臣不謂斷好爲隱語暗射掩擊未知所指臣不
謂亮米鹽細說遺社稷之大計臣不謂明言古則徵引不合言
今則考訂未融臣不謂達博拾泛及人主觀之未睹指要臣不
謂精是非可否鄰於偏私臣不謂公騁詞琢句欲博文名臣不
謂學條對多滯文不疏暢臣不謂才此九臣者進言者之所戒
也迨明季則又大不然專立門戶公然植黨絕少公忠由其戶

讀書臺全集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カク

者賢出其門者斥中立之夫齷齪然若喪家之狗莫知所從適
不久旋擯張牙鼓爪挾私樹威殆以人國爲兒戲弄之掌上曾
不之恤識者痛之較之東漢之末矜氣節以亡漢者又不啻天
淵矣 先帝聖神文武混一寰區有鑑於此一切報罷 建極
綏猷崇良黜邪開代之臣同寅修輔中外翕然熙洽焉我 皇
上聖明在御洞察幽隱而又求言若渴讜論忠言凡所以鋪陳
帝德發揚 皇藻者根本六籍有董之馴無董之迂經濟時
務有賈之達無賈之激明白剴切如鼂而無其刻疏通條暢言
當注施則又陸忠宣之原本經術不負其君不負所學者也猗
歟盛哉下多忠良任事之臣由上有 日月繼照之君耿耿然
炳若丹青將與金石同其不朽矣平子雙河有志於當世之務
乃嗜采五十年中賢人君子良臣策士之論輯爲 國朝名臣

奏議而授之梓先得八卷續集俟之分內集外集六曹六集其
言曰俾天下後世知 本朝有納言之美賢士有建言之才四
海受昌言之福此語良善有官君子詳觀編覽因以知國計民
瘼本仁達義大忠無所拂辭悟主無所排擊又以見雙河之長
才遠識藹然堯舜君民之心也因其請而爲之序敢曰子良於
言哉

明文遠序

文何以遠稱也卽道里計之有百里而遙者矣有千里而遙者
矣有萬里而遙者矣終可程也於歲月計之有百年爲期者矣
有千年爲期者矣有萬年爲期者矣終見止也皆不可謂之遠
日月晝夜一經天江河奔赴而到海二者一日如斯終古如斯
以言乎遠則真可謂遠也已矣日月者天之文江河者地之文

讀書臺金集卷第十二

三

浙江書局刊

聖人以天地之文發爲人文畫卦分爻而陰陽之理顯勒典陳
謨而政事之道著爲美爲刺而性情之用歸於風雅紀王紀霸
而賞罰之權嚴於春秋守經導和而中正之則準於禮樂此皆
本乎民彝物則輔相裁成闡微立極經國左民千古爲昭無終
窮也遠也迨其後五霸迭興始於管夷吾內政之篇黃老清靜
無爲之說流爲列禦寇沖虛之書貴儉兼愛尙賢明鬼非命尙
同見於墨翟氏之言堅白不實之論始於公孫氏欲屈衆說通
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幻於莊周氏南華一編刑
名之學深刻之文先則慎到氏宗之者申不害氏韓非氏也揅
闡之術縱橫之用始於鬼谷氏學之者蘇秦氏張儀氏也孫武
吳起軍形兵勢之略總圖國料敵之謀獨荀况氏粗知先王之
學而未聞先王之道此皆堂楊之見尺寸之規方舉步而蹶不

崇朝而委者也可以爲遠乎曰未也自時而後漢董江都天人
三策之文申公倪內史伏生毛氏鄭氏說詩通易禮之文王文
中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之文唐韓昌黎原道師說佛
骨之文李習之復性三篇之文迨宋興周濂溪太極圖通書之
文程明道定性成仁之文伊川解經之文張橫渠西銘正蒙之
文邵康節經世觀物之文朱紫陽集諸儒大成之文其他陸子
靜楊龜山真西山蔡季通許魯齋劉靜修金仁山吳草廬諸賢
之文類多表彰經義知學聞道信可附日月而行配江河而流
者也可以爲遠乎曰可矣若夫左史國語之文頓挫典麗戰國
策之文清刻華峭楚辭之文幽博婉轉太史公之文疏峻雄健
賈誼之文條理暢達司馬相如之文富麗溫雋揚子雲之文邃
險班孟堅之文宏雅柳宗元之文老潔張燕公之文高壯杜牧
之之文豪縉元次山之文精約陳子昂之文古雅陸贄之文開
濟唐而下正大稱歐陽氏之文老健推蘇明允之文清新則王
臨川之文宏肆開闔則蘇子瞻曾子固之文忠節則文文山之
文之數者文之雄也然蒼龍七宿止可明於東方而去虞淵則
遠元武七曜止可輝於北極而去朱明則亦遠猶之終南之隱
秀不接恆岱灑灑之突怒終別沅湘如是可以爲遠乎曰遠矣
猶未也至有明薛文清復性讀書錄之文王文成天泉證悟致
良知及其徒徐曰仁輩所輯傳習錄之文胡敬齋居業錄之文
其他若曹月川羅文莊圭峰一峰念菴蔡虛齋陳恭愍章文懿
吳康齋顧端文呂新吾馮少墟高忠憲諸君子盡根極性命發
明四子之書晰理毫芒有功六經之大並可附日月而行配江
河而流者也如是可以爲遠乎曰可矣又文章則宋文憲趙東

山王忠文楊升菴七子迭興二川稱正并大洲浚谷遵崖少海
瓊山經濟而兼文章則劉文成劉忠宣王端毅海忠介氣節而
兼文章則方正學于忠肅楊椒山楊忠烈左忠毅洵堪黼黻國
華風勵一世者也如是可以爲遠乎曰可何言乎其可也明文
之選成於甬東徐子文之手徐子識高品卓其爲予言而請序
曰茲編賦詔誥奏疏以及墓銘祭文爲類者九十爲卷二百其
去取之意則以有關國是繫乎人心俾益於綱常名教者主之
若爭葩鬥豔之作則概置焉大要欲與明史相表裏間有人果
不朽文不甚工亦略存片言用彰幽隱此則選之大概也以是
徐子於文足以備考索資典故者則收之若有出於忠臣孝子
義士之行則急收之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收之甚有繫
於綱常名教之大則又急收之若夫懷邪醜正凶國害家雖其
文彩輝煌一切擯而弗錄所謂誅邪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
其嚴且正如此非有得於孔子修春秋微旨不能文之大孰有
過於是者乎文之遠又孰有遠於此者乎雖與日月爭光江河
並永可也

種松堂詩文合序

種松先生句漏仙宗禪通帝裔歷稽祖德由句曲帝徒鍾離載
纘武功自彭城而移甯遠聰明端亮頭角崢嶸七齡而喪慈幃
哀感賀蘭之麓千里而負父骨悲纏灑瀨之堆展如之人豈曰
非孝若其陶鑄百家網羅四庫實具便便之腹匪矜袞袞之談
如疑商卮音泰兩古之善御者見唐王起對武宗語之名必吞王起若遇具故魯二山名
孟懿子不識見國語之問可代孟孫以是詩號長城探源騷雅文推飛將
步武周秦射策漢廷鼂賈能無避席揮毫唐代高岑應自迴車

篆籀皆工眞草惟命正不減伯英池畔凡水皆緇懷素菴前有
天盡綠固已羣趨名士之廢而爭認孝廉之船矣無何鵝出翟
泉妖氛遂起蛾屯洱海寇焰彌張公跋履干戈不無開府鄉關
之念流離道路殊有仲宣蕭瑟之憂斯時也效杜甫之北征遄
奔 畿輔同馬援之 上調 召見闕廷敘述亂離何煩繪圖
而入 告指陳謀略不啻聚米以談兵 命侍武英職司供奉
金鋪日麗架多琅環宛委之藏 鑾殿風清簾垂翡翠琉璃之
匣集 御書于東觀摹勒尤工掌 睿藻于西清棗梨盡善善間
陳翰墨煌煌應 制之篇時啟縹緗燦燦廣颺之什豈止燭分
蓮炬衣被纈袍及 上北巡惟公扈從獻子雲之賦揄揚羽獵
之 雄威傲史籀之詩紀載車徒之 盛事斐然有作卓爾可
傳蓋公深感 特達之知自切捐糜之報詎期翺翔 王路卽
爾寢疾文園盧扁名醫來從 內府參苓上藥取給 尙方干
古 隆恩一時曠典乃於彌留之候猶掩袂而望丘隴之蒼茫
綿憊之餘復操觚而傷老成之凋謝 九重悼惜同列摧悲余
家本仙湖宦遊 帝闕情殷桑梓念大雅之已遙交在紀羣幸
遺篇之未墜筆慙任昉竟題王儉之文才異士安獲弁左思之
序史脩金鑑贊逾安國之陽秋詩選玉林評重汝南之月旦以
至紀行之作律陶之章囊括山川韻頡今古將謀授梓仍顏種
松亦曰黛色參天可想欽寄磊落之概清風拂座庶幾文采風
流之宗云爾

清文遠序

自古文治之盛未有勝於 今日者也欽惟 世祖章皇帝定
鼎燕京卽以興起斯文爲首務振飭名教誕育人才用啟 聖

子神孫億萬世文明之景運我 皇上聰明天直睿學淵深二
帝之心傳六經之邃旨罔不晰徹抉奧以故形諸 宸藻發爲
奎章耀八荒而輝三極至矣邇者 親御六師歷天山瀚海
之險除暴安民無刻不事詩書凱旋 萬幾之暇又卽留意篇
什 鴻文寶冊炳若日星眞開闢以來所未有自 祖宗以至
今日揆文奮武化成天下者殆將六十年矣內外大小臣工
及儒生學士沐浴 聖化漸積旣久菁莪棫樸之風彬彬稱盛
莫不抽毫揆采黼黻太平各有所論著以自表見皆 國家涵
濡廣大之澤所長養而成就之者也甬江徐子子文操今古文
選政於明文得二百四十卷亦旣行世茲又有 皇清文遠之
選名篇薈萃得二百卷有奇將梓請序於予予嘗爲明文遠序
矣我 國家文治煥然度越前古可無一言以襄盛事耶夫文

讀書全集卷第十二

五

浙江書局刊

七三

章以六經爲根本六經者道之著焉者也一聖人開其先數聖
人闡其後而道始大備乃六經之後遞降遞變一變於左氏再
變於司馬兩漢風氣大概同條至六朝而波靡極矣韓昌黎力
能振之摧陷廓清之功偉矣若歐若蘇若曾咸師之曾輩氏深
於經術彼其操翰命指類皆憑依道法誦說先王一時士人稱
之以爲不詭於六經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表章不忽但
習之者其失則泥也夫所貴乎文者於以明道教議政事稽品
式辨風俗商損益貴有以善其變而通其微非但不詭於經卽
爲至也且史遷敘事陳詞猶直行己意後世立軌則標格調非
不工也然有意也也意刻劃未免傷氣有意孤峻未免傷雅試
觀六經中有此否乎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前之聖人觀物
察則而立詞言忠卽詳乎忠言孝卽詳乎孝是故易布卦書序

事詩紀德禮樂陳器數春秋明王霸皆衷乎理率乎意盎然出之而自然不可易未嘗求工也求工技也非道也且文貴具四時之氣自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不善學者遂專以潔爲高矯子自存不可一世夫高潔者秋意也又或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巖凝寒如負冰夫凝寒者冬候也甚至依稀摹擬略具形似脫空而鮮實或艱言短語蹇澀而詭異皆非中正之觀不足以傳遠也吾嘗與子文極論文章一道其遞降遞變者如此今 皇上以聖學倡天下天下之士爭自刮磨砥礪以求合乎六經之旨上之輝煌於館閣次之著述於山林莫不吐露菁英張皇風雅而子文積學好古精於決擇登是集者本之濂洛關閩之理而不遺乎班馬韓歐之法根極性命羽翼六經非是者不在是選先冠以 世祖章皇帝御製紀祖德遡宗功也一代文治所自肇也又冠以我 皇上御製尊 天王大一統也一代文治所自成也而內外臣子之文附列其後如萬川之納大海如繁星之拱北辰道統於尊治歸於一名論足以立人極灑氣足以維天紀精光足以燭霄壤義蘊足以剖毫芒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嗚呼自有文字以來家各一乘人各一集塊然塞乎域中曾未幾而煙銷霧散沈淪滅沒於波蕩飄忽之中與荒原蕪草之下者不知凡幾不獨祖龍一炬爲然也遠豈易言哉

讀書堂全集卷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808

王丹林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張孟球輯

男宸黼編

卷十三

文序一十五首

髦談集序

昔人云天下可使無文章則鳳凰不必鳴於岐山而麒麟爲禱
祝博士家以爲名言夫文人才士如釋氏幻稱優鉢曇花五百
年一現又如海上三神山金銀宮闕照耀煙霏霧靄可望而不
可卽或又曰儒生勝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鴻儒又勝通人蓋
天呈日星地映海嶽人能文章輝八荒而通三極賴有此耳否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三

一

浙江書局刊

則塊然隕然土偶木偶已耳夫世豈乏醇龐德行之彥足以契
眞符而表羣倫以弇鄙無文故弗得傳所傳者獨文耳况乃宇
宙之光華草木之芳菲禽魚之飛躍白雲紫芝之興會天馬鸞
鶴之靈奇不可殫述黃河一瀉千里九折而後東注文章以紆
洄盡致也文與可畫竹尺幅中具萬丈之勢文章以蘊蓄得深
也而人之能之者亦豈易易賦才既高取精更遠胸中籠罩千
古而別具大手眼雖賁育專諸之勇無所措其力譚天雕龍之
口無所關其說陶朱猗頓之富無所騁其豪冰寒火熱之交無
從入其臆此其道如造五鳳樓然樸斲雕鏤金碧丹雘羽革翬
飛櫺虛桷峭威後也而莫先於立基築基貴固選材貴良八柱
立斯可以承天四維周乃可以拔地由是架棟梁以千霄擎柱
礎而永奠被之以金紫衣之以錦繡螭蟠龍躍虎臥鳳鳴而樓

成矣以之建天地麗日月而莫究其際也懸河環溟渺瀾崩渤
之勢湧則霧橫響則雷動而莫測其涯也陳以禮器法物鋪呂
彝鼎尊壘瓚以暨珍貝象犀火齊木難隋氏之珠和氏之璧
而充其庭不必設九賓集羣后示海外萬里之國而莫察其所
由盛也可謂極文章之宏麗振曩哲之風徽矣命爾王君吾之
老友曩予應童子試命爾已食廩餼一日學使者臨激則見脩
體偉儀美如冠玉與多士立玉筍池邊下映出水芙蓉不及也
詢之曰新興王某屢試輒冠軍云後稍長得與交柰何屢躋文
場甲辰予叨第乙己輕百里造其廬廬在邨塢周之以園林籬
落流水小橋綠映紅舒禽聲上下渠池之廣蔬果之美莫加焉
盤桓連旬而返今別三十年於茲矣回想老友如居蓬萊十洲
三島間昨寄髦談屬予序真從天際而下聞年八秩履跚跚瞳
炯炯髮懸懸坐臥風林下時發歌嘯人目爲真仙焉讀其詩文
亦頽然自放冥性情而得真至天然色相如秋花豔於巖阿鴻
鵠遊於天半又如濯水壺透骨清涼毛孔灑析詎止背水一澆
眼光一閃已乎此非造五鳳樓手不能故序之並及論文有如
此

陳素菴文集序

世傳天下才有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則才者上帝之恠惜鄭
重不輕以與人而人之有之亦復不易取數多者或授之以五
色之筆或滌之以西江之水咳唾皆成珠玉噴薄無非琳瑯取
數少者如奇花異石尺璧小璣亦足以爲龍爲光爲珍爲寶於
人間而是人者亦非頽然自傲優游坐獲而有之也當其窮居
鍵戶螢火篝鐙歷幾寒暑而且淪落踣躓深受怨毒然後忍而

能奮奮而窮之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觀其理察之山林谿谷
鳥獸蟲魚牝牡雌雄以析其類方之江河湖海以廓其量求之
烈風猛雨雷電霹靂以盛其氣極之帝王師相禮樂政教之大
治亂興衰之數兵革刑威之用以精其要下至山經輿志方言
爾雅諸子百家技藝之書以及土怪木客牛鬼蛇神恍惚誕幻
駭愕之事以通其變夫而後其志定其識卓其資深其應肆於
以揮翰成文矢日成什雋而能質逸而能通虛而能遠嚴而能
和實而能縱矯而能純奇而能澹要必折衷於道乃吐納呼吸
炳於六經披紛籠罩澤於雅頌用能揮斥屈宋冶鑄蘇李而成
追琢之章商彝周鼎始足以方之若照乘連城出而明月之餘
非荆山之陪璧皆等於瓦礫矣蒙陽御鹿野人陳解如君子鄉
同年友也性孝友姿稟穎異於書靡所不讀善屬文喜吟咏尤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卷十三

工書法負才名者久甲辰同公車未第旋秉路南鐸教士有法
後以滇阻音問罕至蕩平知無恙歲甲戌令嗣仙月君來就館
學於雍中子方詢乃翁輿居而仙月零涕曰丙寅歲棄予小子
逝矣予驚悼之徐出二編示予請予序讀之益歎野人之深於
道而非尋常才士之比也深於道故文式典規謨詩出風入雅
一片靈心三寸枯管遂能抉造化之奇秘蜚六詔之英聲駸駸
乎上爲列星光乎宇壤而又有賢子爲其父手錄之校之編之
而其父之詩與文賴以藏名山懸國門不致如白門柳花飄颻
散佚厥考應自含笑視世間蚩蚩之子不能讀父書一字者何
如哉予故樂爲序之

張蓼懷文集序

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然止于象數而

無文字可知世間無文之文乃奇造也太極原于無極太音未始有聲禹皋稷契不聞所讀何書而典謨諸篇照耀古今六經經孔子刪定四子並著具有聖義眞詮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至文也其下則漱六藝之芳潤擷百家之英華奇麗纂組止于舖啜殘瀋勦襲餽釘爲一種鳶肩羔膝之態此諧臣媚子尙可包含於治世然風斯下矣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豺聲蜂目之夫霸氣怒張衝突撞擊相與爲騫凌詬誅之習肆戈矛劍戟之鋒不知其技已出于村媪之叫詈兒童之鬪爭下而反自視爲豪爲奇此亂世之狂徒也甚有庸膚淺陋之子撫探險怪詭異之字爲艱深之詞以行其詛咒魔魅之術回遙暗昧尤妖孽也此三者宜殄滅之蕩滌之俾毒霧除而光明俊偉之氣昭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表章正學黜浮崇雅故 昭代

讀書全集卷第十三

四

浙江書局刊

文文

之文清明廣大一洗從前翳蒙舊習蓋河清鳳鳴之世徵應炳乎星日氣象光昌斯甚盛也吾鄉鶴川張子薇左甲戌公車來燕臺以其祖蓼懷公詩文四卷請予序公爲明癸未進士官御史諱宗載公嫡孫今太和廣文名重暉者嗣君也其先爲京江人公秉異姿博學能文中戊午副榜乙酉鄉試會滄桑變勒授昆陽州守旋挂冠去就郡西山麓置漱霞山房隱居其中元同抱璞冥冥蒙蒙契道無方合神不測於風窗雨几花光月影柔翰淋漓之際揮塵把酒亦復時時逗露豪端於筆心墨性中有逍遙廣莫之意鳥嘯花落綠水青山可窺神理所存絕去鷓鴣鷓鴣之氛別爲鳳歧龍拿之勢浮雲無質五色具焉止水無波萬物象焉太虛碧落中燁乎彩虹之垂天而丹霞之映水正以鉛華卻卸益露風光以此爲山川則太行孟諸也以此爲詞賦

則三百之流徽湘纍之遺響也以此爲傳記則逸民之別史英雄之外記也以此爲元言密諦則瓊笈垂苾之書龍宮半偈之文也夫士負經綸而遺榮脫冕於當世非山澤名賢不可服習先王而明道正誼此豈天荒小儒而能哉用序

管希洛時藝序

今人言文動云漢矣究竟無一點漢氣何哉猶之言書云晉矣言詩云唐矣卒之不晉不唐則又何也曰時爲之也使我生於漢之時晉之時唐之時無論老師宿儒卽使童子操觚亦將不漢而漢不晉而晉不唐而唐矣何也風氣漸之也又使我生於今之時目不覽漢以後之文手不書晉以降之字口不哦唐以下之詩而惟漢之文是覽晉之字是書唐之詩是哦則居然一漢矣一晉矣一唐矣而又何有今之文今之書今之詩之不古

讀書全集卷第十三

五

浙江書局刊

若乎以古文而論漢之後有晉之文矣有唐之文矣有宋與元之文矣雜書與詩亦然風氣愈趨則愈下我生其後既有晉之文唐之文宋與元之文眩其目而亂其胸安得不爲之移乎其移也勢也雖然此有說也文章至極盛時則炫爛必極炫極則必衰蓋勦襲餽釘之智出其中舖啜陳腐之套掩其後矣於是乎有豪傑者出別具一手眼另開一生面漢而後晉之文出晉濫矣唐之文出唐濫矣宋與元之文出宋與元之不如唐者非不能也不爲也唐與晉之不如漢者亦非不能也不爲也書與詩可類推已自非然者試觀左史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賈誼之闕達董仲舒之冲暢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闊尚矣魏而下韓昌黎之雄渾柳宗元之老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

豪縉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賈李德裕之開濟又何可少乎而動曰漢耳曰漢耳此俳優之見也匪直此也宋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此皆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五季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若夫晚唐之萎茶溫李之新詭盧仝之怪誕反出宋人下矣字畫程御史張伯英鍾太傅王右軍尙矣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不又可學乎若夫顏清臣柳誠懸之遒勁李陽冰楊凝式之準繩蘇黃之沈摯蔡米之風華萃之可以厲吾氣參之可以肆吾博也是則不拘一轍不蹈前人孤行己意自創一家所以可貴也而動曰漢曰

讀書全集卷第十三

六

浙江書局刊

四七五

晉曰唐其似者優孟之衣冠不似者己陳之芻狗也尙可言乎至於時藝始於宋盛於明雜於啟禎之末流光昌於昭代之開闢我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神武丕揚文治聿新海宇蒸蒸向風用是士子擗管覃思深湛自爲心眼舉曩時盛稱若王若唐若瞿薛如舜華焜焜過時則歇亦勢也甲戌庶常管子希洛以梓誼持平日所爲藝二帙證於子因請序夫希洛吾澁新興人家貧力學靜穆名通不以名噪馳芳潛修特立縛茅種竹閉戶焚香而其爲文濬發性靈高探理窟而又出之以空澗精鍊有法度不逐俗嗜如散花射石飛舞沈閣所謂別有聲光照耀天壤者也回視成宏隆嘉諸名家又不啻塵飯土羹矣故子謂後世人才輩出日盛月新愈出愈奇不論古文今文未可以一格相天下士也

馬異野孝廉文集序

子齡年應童子試於澂督學某按臨謁文廟旋詣明倫堂進諸生而講書焉維時有生躬身而前講天命謂性章甫畢使者避席而言曰頃承教抉性命之精蘊指慎獨之真功發位育之能事從來簡冊之所未載前賢之所未發不意今日而領略焉吾當北面而拜之非拜生也拜此微言奧義足以開啟羣蒙也生復躬身曰眞處天末失學無傳願請指南過譽悚惶使者曰惡是何言也上天生人豈分南北乎吾歷東西迤而見窮鄉下邑中多英偉之士焉出一語而驚人脫一稿而空後儘有老師宿儒道不出者童子操觚能道之若夫號爲名流淵博者反以虛氣承當襲取矯飾安有眞工眞用如諸生之默識而流煥發性靈者哉生遜謝退詢之則新興異野馬君是後登賢書值滇亂

讀彙纂卷第十三

七

浙江書局刊

五十一

際非其時遂隱不仕卽其居之桃園卜幽築室陳几設關日優游其中於經史百家之文極深研幾之理無不探賾鉤元以及天文音樂字韻醫卜之書時復游目稍暇興發則步龍門河曲弄潺湲歌滄浪曲徜徉於雲沙煙樹間倦歸則臥視世之聲利泊如也以故文宗昌黎詩摹少陵遠近誦之如獲異珍焉茲君之門人管庶常希洛以其集請於予讀之果不異昔所聞夫希洛端亮士也君取友若此吾益知異野不僅以詩文著其爲端人更於此必之希洛請假歸於其行也序以寄之美異野也并以美夫學使者之有而不居虛而善下目不空遐荒之小儒講能取寒微之一得故曰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絕細流能成其大使者誰楚黃名家何

名 閩中公也

徐子文時藝序

丙子夏甬東徐子子文先以所選明文遠來就正請序序之繼以所爲詩文就正請序序之今又以時藝請序子曰老矣久不爲忘之奚以序子文請弗已略披覽較與吾少年所習所見大異曰時爲之乎抑所造有殊乎於是坐子文而言曰今人言文動曰古文古文云者重之之辭也又曰今文今文云者輕之之辭也卽時藝也吾謂今猶古也然今文之難則又百倍於古文焉何言乎其難也古文多敘事時藝貴詮理古文多論斷時藝貴探微敘事之言詳而核論斷之言嚴以制止矣詮理取其醇不取其雜探微于其精不于其膚春秋而上勿論已其後爲文者惟司馬子長稱制作之雄敘事論斷獨多沿二十一代而不改其法至今豔稱者惟子長永叔爲最若班孟堅之史前漢范曄之史後漢陳壽之史三國房喬何陸之史晉沈約之史南北

讀書臺文集卷第十三

八

浙江書局刊

古文

諸代魏徵長孫無忌之史隋韋述劉昫之史唐薛居正之史梁唐晉漢周阿魯圖脫脫之史宋凡編年不過遞次歲月而繫以世代之行事紀傳不過分記君臣而裁以行事之始終猶或失之同失之誕失之誣失之謬司馬溫公通鑑之作初病其太詳別爲目錄三十卷又失之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未成胡文定公修之弗能領其要朱紫陽爲綱目用功深而持論嚴紀甲子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書正統則紀正於下而人道定有正例變例則大綱槩舉而鑒戒昭有分注備述則眾目畢張而幾微著雖然猶敘事論斷之常也安能如本義集註章句性理或問之潔淨精微乎其他如老莊諸子韓柳歐蘇諸文董仲舒之天人三策武侯之出師二表陸宣公之奏議莫不斐然今古家習而戶誦矣然醇者半而雜者半精者二三而膚者恆六七焉非

難事也我國家以經義取士頌五經四子之書於學宮教之以師儒定制科爲鄉會兩試書義三經義四士子幼伏案而攻之親師取友而講論之優游歲月以涵養之其應之也爲論語之藝則直欲探孔聖之心傳與一貫之奧旨求仁之真功忠恕之要道此一難也爲大學之藝則貴明明新至善之精意誠意正心修齊平治之大綱先慎乎德內本外末之實用此再難也爲中庸之藝則貴明性教道大本達道之聖經費隱達孝大德闡然篤恭無聲無臭之天載此抑難也爲孟子之藝則須識談仁講義陳王道黜霸功之深心及良知夜氣集義義襲之殊旨與四端擴充納交要譽惡聲之有別此又難也周易備六畫之理兼三才之道天時人事之變遷盈虛消長之遞嬗居中得正憂虞悔吝之造端爲藝則難尙書爲二帝三王之書肇人心道

讀書堂叢書卷之三

九

浙江書局刊

心之學統衍洪範九疇之妙義而推本於皇自敬德無逸作所之王心爲藝又難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發無邪之蘊溫柔敦厚之音興觀羣怨之微言郊廟朝會之所關陳戒受釐之所繫爲藝則難禮玉藻見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之義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曲禮見毋不敬蔽三千三百之義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表記見大舜忠心安仁之義如是則爲菽也難春秋爲尊王賤霸之書有端木澄源之道孔子欲正名定分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旣滅盡性之書也如是則爲藝也尤難子故曰時藝較古文而倍難也菽雖創于王安石宋藝傳於今者甚少吾見范希文陸象山文文山楊誠齋數章而已明初變爲八股一遵朱註規模雖具而風氣未開渾渾噩噩如花未吐迨成化間王守谿先生出而時文之法始備荆川昆湖方

山諸公繼之踵事增華多根極理要發源經術亦云盛矣殆如
蓓蕾方開元氣盎然猶始春乎迄于嘉隆作者間出胡思泉之
渾浩歸震川之雄健湯養仍之靈秀黃葵陽之典雅陶石簣之
峭拔皆文明之啟治世之音也若夫豫章四家則如午時盛開
牡丹雄渾高老者陳大士也原本理學者羅文止也矩矱先民
者艾千子也清真沈著者章大力也後之人欲張旗鼓與之
對壘其精深簡確經術醇正終莫能敵殆百世不遷者乎又奇
偉變化若金正希稟經酌雅若張受先含咀典籍如張天如體
裁博大若吳駿公議論英發若陳臥子前此詭竊子書流於釋
典道藏文體大壞故復社諸公力砥狂瀾闢而去之復歸於正
起衰之功大焉至于庚辰則盛而之衰壬午癸未之間初爲六
朝駢儷之習再則兵刑之氣結晦蝕之形呈矣國運亦即隨之

讀臺叢卷第十三

十

折江書局刊

文章所關不信然哉至於今日文運益新名手輩出不特萬厯
啟禎漸爲鶴髮老人卽成宏正嘉亦如豔豔新花過時則歇勢
則然也此又今文與今文較而尤見其難者也子文茲編若無
所難則又何也蓋詮理則醇而不雜探微則精而不膚也且筆
如游龍忽而九地也忽而九天也忽而天朗氣清忽而雲蒸霞
變也千葩萬卉如春蒼翠欲滴如夏千崖氣高則秋寒松晴雪
則冬也時乎時乎殆與時消長者乎至於時文之難百倍於古
文而古文之得傳又百倍於今文今文易朽古文不朽此又吾
之所不能解者也然則子文之時藝與古人之古文並傳無疑
雖今猶古也

徐子文詩文序

丙子清和原相國素九熊太宰先生同羨門彭少宰公與予共

坐銓署藤花下閒敘歸何所樂羨門曰吾愛手古書一編坦於繩牀隨意披覽倦則就臥太宰曰吾喜竹窗文几清陰奇石就中焚香淪茗澄心默坐書史隨意而已予曰吾抵寓喜無擾事毛錐取樂二公曰七十老人事雖有何樂試爲文之不樂則罰予唯唯歸伸紙欲文所以事錐者忽予通家友徐子子文至持燕行小草二帙示予請序披之一詩一文中間有賦有書有攷有辨有選文徵序選文遠序三易選偶論十七小題偶論十七子戲曰此雕蟲類也豪俠之士視爲毛錐揚子雲漢儒也亦曰壯夫不爲吾子何不憚煩若是子文端襟正色曰先生謬矣自天開地闢以來洪荒草昧使至今日無人雕蟲則無文明無文明則猶之有夜而無晝乾坤或幾乎息矣是以天雕蟲而爲日星雲漢地雕蟲而爲草木山川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聖人雕

讀書彙卷第十三

七

浙江書局刊

古文

之而爲易堯舜禹湯審王及禹臯稷契伊傅周公雕之而爲書千八百國之里巷士女及卿士大夫義夫貞婦勞人憂士雕之而爲詩周公相武王成王制禮作樂雕之而爲儀禮周禮孔子因魯史雕之而爲春秋以明一王之大法世有此五者而後天地開泰世道休明不至弇鄙晦沒雕蟲之力也迨至孔子繫之定之刪之修之而其道遂大明於天下自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乾坤又一晦至漢始置太史令命司馬談掌其事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故遺文古事靡不畢備談因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以後事雕之而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仍父官嗣成其志乃創爲義例作本紀十二以序帝王作表十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作書八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作世家三十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作列傳七十

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立功名於天下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萬六千五百言皆太史公父子雕蟲之功也其後班固繼之而爲前漢書後人譏其剽竊宋范曄撰後漢書皆不及遷他若董江都賈誼申公鄭氏司馬相如王文中韓昌黎八家皆有所雕乾坤明晦半焉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爲雕蟲也大矣復揭五經四書之奧而行天至我 國家文明景運軼於前代設爲庠序學校師儒之官以教天下定爲鄉會兩試爲制科以經義取士而名公卿輩出雕蟲之效也卽先生少而雕蟲後棄之兀坐靜觀冥心默契垂四十年雖無文字未嘗不雕心也雕性也心不可雕性非蟲比乃程朱雕之媿媿千萬言何有於詩與文乎及今近古稀乃承太夫人之教謂作詩文者可適興絕無人欲全是天理先生悟焉日日揮毫以當斑衣於是太夫

讀書彙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人覽之百歲而樂且康然則此雕蟲也毛錐也何負於先生而先生固厭之耶予避席曰吾子教我矣出太宰屬予文示之以子操選政故戲耳然則子何以序吾子之文之詩卽以子之言弁其端可乎明日持是說并徐子詩文以正之二公二公瞿然曰錐之樂亦至是乎可知人世間惟有不立文字之文乃眞奇造若語言文字皆雕蟲也天垂象地呈形河出圖洛出書亦雕蟲也包羲一畫雕之祖也非徐子言之良及詩文之善恐公之樂尙非其至也恨吾兩人俱老矣安能如徐子少年英發而日事雕蟲耶信若是則玉峰歸仍事毛錐行公樂可也一座大笑

重脩容城縣志序

郡國之書以備輜軒上之 天子彙成圖籍昭一代之盛重典也容咫尺 京輦地窪瘠民多蕩析間左侏祭實甚余弗類弗

克牧民於况瘁惟尸曠是惕邇奉 繪音纂修通志憲檄下徵

邑乘余稽容古燕地縣自漢始邑之有志肇於明隆慶丁未李侯薰春再修於萬厯甲辰蔣侯如萃越茲七十餘載代革時移人湮事易所宜表章而釐正者未易更僕數爰集邑諸宿彥於敬一講堂經理之不踰月而功竣章章縷縷煇煇燿燿編摩攷據燦若列眉用報成事焉夫古者今之鑿也往者來之師也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釋規矩自創則拙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塗出幻化才者能之若樹鉅標菜闡幽昭故貴質而要典而法先其大者不遺乎眾斯信而可傳今 國家定鼎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繼屬而至其諸羽毛齒角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容錯壤于扶風三輔間凡疆域建置城郭里落與夫林麓川原之美食貨蓄畝之息有司攷戶口覈繇役歲上之司農何一

讀書彙集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六

非國家所有然所貴者獨有道之儒忠貞之士耳茲於邑攷理學則曰劉文靖公因孫徵君奇逢攷忠節則曰楊忠愍公繼盛是三先生者近接鄒魯遠肩逢比抵頽波而撐日月百世之下千里之廣聞其風者尙當頑廉懦立况在里黨間乎蓋自古英君誼辟所禱祠而求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故是編所錄人必關風所稱豪俠奇儻不由先王之道者弗與焉言必範世舉浮侈無當繁華沒實者咸竄焉至賢孝循良幽貞孤嫠是非去取則一聽於士大夫與國人審嚴毋泛審信毋疑弗敢襲舛訛以惑觀聽予竊有所感矣予自南中來而渡於河見有轉大木於河澚者前呼輿譟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當是時也卽有齊謳郢調吳歛越吟以及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用之茲故執符於往度參變於今規而先其大者蓋有感於轉大木

之事也且割正於中庸會通於眾論而不與以己蓋有感於轉大木而前呼輿謗之事也若夫厖鹵瘠鏡民隱察襍祥辨淑慝休養生息起弊維風是所望於後之君子是役也邑孝廉李君進光孫君立勳明經李君龍光皆有良史才攷覈往牒撰次新事之功多而蒐羅稽詢則原任黃梅令孫君琦進士孫君祚昌孝廉楊君友桐明經李君知新實襄其事彙輯校繕則茂才梁生可均朱生澤滄張生榮梁生永溥張生奇鵬李生瑞球儒童孫士琬云

寄園寄所寄序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恆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恆夫無以應乃出所集寄園寄所寄示予請序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鬢寄滅燭寄焚塵寄瀨祭寄

讀書彙卷第十三

十四

浙江書局刊

卷之四

豕渡寄裂皆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爲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由吾身而推之且寄於面而明生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臀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境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暴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爲流爲峙者蔽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岱之爲嶽寄於青齊鄒魯之間衡之爲嶽寄

於沅瀆瀟湘之徽華之爲嶽寄於崑關陰晉之交恆之爲嶽寄於雲中雁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灋澗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寄於河濟渤海青州之民寄於臨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揚州之民寄於滎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民寄於渭洛禮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皋夔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齊寄於首陽可類推已并知典謨訓誥之文寄於

讀書堂文集卷第十三

五

浙江書局刊

古文

書國風雅頌之文寄於詩爰象占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音九變之繁寄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聲歌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已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胃腸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焉臣寄於君子寄於夫妻寄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踵頂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衣服之爲寄何慕錦繡知飲食之爲寄何羨珍饈知妻妾之爲寄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爲寄何必極

歡歟天地日月皆寄而况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况於物乎
千年萬年皆寄而况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
以爲然則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戒臣忠有徵士女投
贈而關風化英賢困厄而致顯名事係綱常名教之大跡涉神
奇鬼怪之爲兼總儒人仙釋之著包併治亂寇盜之氛似寄又
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恆夫園何寄恆夫
未有答吾知恆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楊正宸明經詩文序

吾滇處要荒之絕徼當華陽之西陲歷荆楚渡沅湘跋黔陽陟
牂牁越萬里而闢一境焉曰昆明卽古滇國也風景大類吳中
人呼小江南此造物之奇也又踰千八百里而闢一區焉曰永
昌卽金齒也山川佳麗士女都雅居然江左維揚此造物之奇

讀書臺集卷第十三

夫

浙江書局刊

而又奇者也其他若葉榆

大理

若興古

曲靖

若句町

臨安

若俞

元

徵江

若威楚

楚雄

類多勝國之所遷戎行之所遺金陵吳越

之流風餘韻漸濡者廣也數百年來學校之所設聲教之所及
紀綱法度之昭垂詩書禮樂之潤澤仁漸義摩日異月新聲名
文物彬彬作大雅觀矣好事者猶揀拾楚威莊躑之餘唾蒙段
交益之殘藩中郎校尉之部署都護郡守之轄持更喜談卉衣
鏤體之風竇幪火毳之俗彝歌巴舞之陋禽語獸居之鄙於今
日猶之談荆舒於今日之湖湘言文身於今日之徐泗何止贅
而莫覩夢中說夢耶抑見其惑矣吾生長滇中見山則太華點
蒼之聳秀金馬碧雞之煥彩此固牟尋所嶽王褒所祀其大觀
也浸則昆池洱澤之文瀾撫仙星雲之灩澦麗水流光金江耀
日其最著也花卉則白蓮素馨杜鵑薔薇扶桑芍藥紫苑青蘭

甚則牡丹可以繫馬茉莉用以編籬木香樹上列席丈菊樓頭
餐英迺山茶則獨冠羣品叢桂三秀蔚林冬青堪娛目也若夫
鸞牛犀象猱獅巨葵孔羽珮翠鶴頂冠珠雉雉稟素鸚鵡人呼
珠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鸚鵡之吟白鷗飛空翡翠啄露其稱
異也至於天不愛寶利盡日南金沙銀鑛錫鐵銅鉛瑪瑙琥珀
石緣碧瑱其常貝也猫眼鴉青殷紅鴨綠一顆巨萬數粒千金
此寶井之所出良賈之所藏也又金橘香橙蝨頭羊桃檳榔之
美普洱之茗泄涵湧鹹於浚井採山蕘水於鹽池經制定賦巨
商擅貲四郊則丘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畛黍稷離離歲或
三收沃野千里旱澇之所無患飢饉之所不臻山蔬野果儘可
充腸而更冬則日由南夏則日行北不暑不凍絛布單衣差足
禦寒兼俗不習訟風素稱醇人重犯法囹圄空虛且亭臺樓閣

讀書臺集卷第十三

七

浙江書局刊

〇六八

梵宇仙宮五步十步照耀金紫山光水色氣象萬千流寓多齊
魯之民戍遣半秣陵之裔其間雖有毒獮烏蠻鳩獠猥惟構
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住於塵市靚邊
隩之勝跡實繁華之名區是以士生其間家不甚富絕不憂貧
往往三五知己挈榼攜觴嘯詠遨遊流連不已玩物之情多伏
案之功分矣迨公車北上阻盤江越羅施深林密箐萬壑千巖
嵩峻岬嶮懸石危巒上若登天下若墜淵馳驅屢月一戰未勝
勢難再舉而興闌矣此仕宦之途多塞功名之念隱消又何苦
青鐙黃卷囊螢刺股哉豈無特達之子好修之士淹博羣書探
微洞蹟鴻文大篇驚人駭目自創一家絕無依傍然不走名不
標榜局在方隅人鮮爲之游颺過時則歇又誰爲之表彰歟於
是孤懷落落梵影蕭蕭英雄氣短志士腸灰切磋頓疏著述斯

鮮吾方嗟之而定遠正宸楊子璿則不然聞其天資過人讀書總不尋常一目十行數千言倚馬可待近以明經來應中翰試謁予以詩箠呈繼以文藝呈訝之草書不獨唐以下所未覩竟使登晉人之堂可分一高座時藝如王謝子弟風流雋宕使前輩大家見之未有不自笑其爲雞皮鶴髮之老翁也古文詩歌不秦不漢非晉非唐直向洪鑪大冶中融成一片別具寶光輝於天壤曰異哉楊子使其生於中土早已執牛耳升詞壇稱雄而霸柰何質質鬱鬱僅戀戀於五色雲連之鄉淪落不偶一第且難之又何怪屈子行吟李廣不侯哉雖然劍神物也埋之豐城或韜之匣中則悲鳴蓋其精聚其光完灼灼然上達於斗牛間況眞修真學古貌古心如楊子者其可以遏抑也哉試未果於其旋也序以送之且爲勸吾里中英賢輩出其勿以山川樓

讀書臺集卷十三

六

浙江書局刊

觀之美鳥獸草木之奇金錫魚鹽之利原田稼穡之豐而僅恣遊覽適意暢竿杖以道途之艱遠而隳志聲氣之不廣而莫前其力學不倦中頤藉於正宸焉其所詣又不止正宸也吾幸矣

詹允龍雷岸瓊花夢劇序

夢之爲言幻也劇之爲言戲也卽幻也夢與戲有二乎哉夫至幻莫如天上卿雲忽變而爲蒼狗之形也又忽而丹鳳可駕玉童可飛也又如石中之火不可捉電中之光不可留元夕煙花過眼卽散春城爆竹入耳旋銷也古來金張許史韓白衛霍五侯七貴三十六功臣非幻中人乎富貴功名權要勢分歌館樓臺羅綺絲竹非幻中事乎不止綃煙縠霧秋籜春花梁園庭樹隋苑鴛鴦也獨有愁雲一片儘可障日彌天思海一漚翻足飛濤鼓浪是眞者反幻幻者反眞此則吾之所不能解者矣南華

一編最幻之書也晉人一塵極幻之態也瓊島仙侶洞簫吹月
朝折扶桑暮宴瑤池至幻之談也瞿曇優鉢馴象騎獅幡蓋飄
飄雨花繽紛盡幻之象也其所爲神道而設教者天龍八部牛
鬼蛇神油鑊湯鼎鐵鋸刀山墮之則入無間升之則上九天羽
節道迎仙眞侍衛謂幻乎恐報施之理有之謂有乎則又惴恍
而不可執也總之皆所以示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人
出憫斯世斯民之愚蒙舉世盡夢也故以身立範而又著爲五
經四子之書以醒世而啟迷焉故天下羣然而知向也知綱常
名教之爲重則羣趨於臣忠子孝弟悌友信之一途知詩書禮
樂之可遵斯其習於仁義道德之一說世道由此乃有紀綱政
治有此乃有法度人性乃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是務充人
倫乃有大姦大佞亂臣賊子之是務去所以兵刑靖而國勢昌

瞿曇全集卷十三

充

浙江書局刊

和氣流行而天休滋至也雖幻也有不幻者存焉天下事未可
盡以戲觀也此吾名教之說也瓊花所譜嬌姿玉質才士佳人
以文章作緣因用錦衣而團圍似南華之編晉人之塵仙侶之
簫瞿曇之鉢以夢名之而實非夢也事有不可直致者不妨旁
引曲喻而婉暢之語有不可顯告者則貴借鏡罕譬而默曉之
欲教孝教忠去姦去佞其入人也倍深感人也倍切同一救世
之苦衷也安可曰盡夢耶夢耶吾案頭所列者五經四子之書
諸子百家之言及騷人詞客長歌短詠之章而亦不廢稗官野
史辭曲小說之類具有妙理存焉至若詞則西廂百家四夢傳
則水滸及雷岸所著瓊花夢類又喜時時點次而諷誦之非昵
其事也愛其文也非耽其詞也愛其筆靈而摹擬曲肖情眞而
形容盡變也雷岸告我曰瓊花之梓自益都相國而亟賞詠以

十絕者新城阮亭少司農并列名公也嗟嗟列公不以戲爲戲而以爲天下事惟戲爲最真不以夢爲夢而以爲天下事惟夢爲至實故能識夢也戲也幻也能形諸詠歌也若非識夢識戲并識幻其爲詠歌也不又淺哉善哉太宰素九熊先生同美門彭少宰與予閒坐銓署藤花下偶及今昔數事予歎曰盡是一場春夢也太宰戲而喝我曰此夢也要做得完予大悟謝曰先生教我矣看瓊花夢者當作如是觀

恆道人善行序

繼登李君吾徵善士也孝友出於性成和平可達神聽髫齡失怙奉嫠母以終天年弱冠廢書依伯兄而撫幼弟悲纏風木泣甚臯魚食止齋鹽情同元結爲善必果思貽二親以令名待人惟誠豈釣一時之虛譽事難悉數美不勝書憫風俗之頽波格

臺臺叢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言重刊梨棗憐孤貧之乏絕曲計力免饑寒澤及枯骸一遵月令人施妙劑盡出經方置舟楫于橫流如登在席建橋梁于絕壑奚假乘輿甃石以濟崎嶇王陽勿勞于迴馭汲泉而甦行旅雍伯何取乎給漿以至排患解紛羣頌魯連之義吮疽療毒咸沾吳起之恩片語息夫囂爭一言重于刑罰人稱李長者出遊而童叟皆知自號恆道人歷久而聲聞愈著化行吾里龍鍾而忽有子孫慶格彼蒼羸馬而獲全夫婦郡邑加之棹楔閭閻待若神明僕薄宦京華長懷桑梓捐俸而襄盛舉賴有同志之子皮操觚而序高風慙非多才之元晏如逢懷葛足挽江河念切攀安將買絲而繡耳情殷御李請扶杖以從之

吳母陳太孺人旌節序

予自幼卽遇滇亂沙彝叛於前流氛擾於後幾二十載 王師

平之吳逆復叛予時絕未見有婦人能守節者止聞民窰村有旌表之袁烈女云予歎曰天理民彝泯滅亦至此乎及逆平今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中間纔十五年耳自激至者稱某女守貞某婦守節日盈耳他不具論卽予三黨中屈指得三四人焉予長女適李門婿鵬明經故女三十守志教子成人子憐之嘉之始知向之節者少以兵也今之節者多以時平勿患也亂而改節愈於辱身常而克守乃以遂志也若吳母陳太孺人則歷始終如一日履險夷如坦途有倍難焉孺人望族也適前大司寇王麓翁先生之次君名某其時亂極矣吳君少卒孺人年二十三生子純祐孺人欲從地下以孤呱呱隱忍撫之育之訓之外侮則禦之寇至則借匿之兵迫則以死持之侵我室則力爭之奪我廬則呼籲之用是孤成業保垂三十年歲壬申孺人

讀書彙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五十有六族黨重之鄉隣頌之紳士欽之颺言於有司達之上憲登之剡章天子嘉之錫之以金表厥宅里吾澂光焉夫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爲居稻梁以爲食糶布以爲衣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梁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糶布則手足輒瘞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道也是故臣有二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繫於人道之所重者何如哉孺人自少爲未亾人至今六十有二髮全白不可謂不苦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倘無知而厥孤何以能賢孫三何以錚錚庠序能承繼簪纓之後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人盡能以孺人此心推之

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主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柰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鬚鬣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大故狐鼠竄去往往而是較婦人女子之不若者眾抑又何哉嗚呼栢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孺人竊有感焉然而君子之立志霄露處而無庇也甯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故序之以勸

廖母王大孺人節序

瀛海廖君吾表兄弟也母孺人王大君幼嫺女則長適激庠生

某公 諱某以文行著謂取青紫如拾芥耳柰何力學攻苦遂得

贏疾一旦修文地下孺人未三十爲未亾人時瀛海在襁褓呱呱泣孺人卽一意撫孤絕不作矯矯態如世俗割耳斷髮投繯奔壑之爲躬親織作熒熒一燈徹宵旦雖大寒暑弗輟教瀛海

讀書臺彙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學頗勞之瀛海數應童子試未遂改業武曰吾母辛勤若是哺我漸長猶勞母乎兼營生計稍贏餘連舉數子孺人大悅舍館弄孫暇時時績紡吾母龔太夫人與孺人有戚誼稱兩姨佳辰令節彼此相過猶記予幼穉以履著予以果餌嚼予時坐孺人膝呼姨母瀛海長予呼兄如是者幾十載後長成乃各就塾勿何吾母四十有五遽弃予逝抱終天慟至今孺人彼時年相若也高壽八十餘使吾母而在吾博今官 誥贈至一品吾父母當此吾知必飄然而喜怡然而樂矣柰何吾不幸而瀛海得拜跪稱觴至耄耋年乎哀哉興言及此不禁淚之盈盈下也壬申夏瀛海兄方以書乞予爲文壽孺人甲戌秋瀛海緘來告曰向乞祝吾母未果今逝矣生平苦節公親見也原得序言以慰幽泉予惟天地嚴毅之氣挺爲松柏其含貞聳翠歷四時不凋

而水霜風霰之摧撼實有以老其姿而蒼其骨孺人六十年中撫孤兒百憂百瘁冰心血涕詎非霜霰之摧撼堅固所結鬼神嘿呵敦龐貞固實有以基之早年相夫子敬鞠子若孫慈御下寬仁持家柄儉而能勞蓋懿行純美卽古所稱賢媛無以加焉夫敬則志強慈則愛溥寬仁則日用無拂意之舉儉而能勞則天物充裕而神智不腐所以旣節而壽而孫枝倍蔚芝蘭繞膝玉樹充庭三孫養鬢鬢池有聲行將作賓王家而輝耀里黨也皆孺人所親貽且親見而久高而吾母百不及孺人一也悲夫人各有幸有不幸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楊母朱太孺人節孝序

朱母爲汨上人婦於楊以節稱云子愷中癸酉鄉試計偕至自滄謁子曰小子母苦節今二十五易星霜矣乞先生一言光彤

望臺全集卷第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卷之十

管子曰人臣事君子事父婦從夫皆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大而世不恆有然臣忠子孝在男子負血性明禮義而猶易易耳且難之若閨中人未必習詩書希聲譽乃當大利大害之所關反見之甚明處之甚裕往往足以感風雷光日月而國之四維賴之以張是獨何歟若夫節已著矣後人按節所由成人情歆沮危險多端幾仆而立非得堅忍骨性安能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乎以予觀古忠臣孝子要不過順其所安得吾常而止此際著一毫意見不能而大節烈以出蓋冰寒火熱本性自在特依違習俗習說率多不振小有所立皆然况忠孝傷心孀魂百折群咻羣怵艱難萬狀獨不曰餓死事極小耶母當干王君病篤時矢殉所天久無生理戚屬苦詞謂如髻髮人與此塊血肉何乃強視息值寇氛擾亂歲且禳母撫孤奉翁啖糠覈俱堂上七節

續聲軋軋十指攣如泣隨雨下匪朝夕也母幼聰慧識大體言笑不苟嚴刀尺聲不聞閫外百苦備嘗今孤登賢書奪赤幟於燕臺偶踣而英年負大志予視之奇才也每言及父背母茶淚輒盈匪精進不或懈思所以揚名顯親者獨至將來成就何可限量謂非節孝之報不可我皇上以節義風天下踰年卽與旌例符所以表宅閭光邑乘耀青史傳之奕葉輝輝乎其昌大矣孝廉每以此慰母母曰吾不能從汝父地下育汝養祖吾分丙事其常也安知昔人所以動風雷爭日月樹芳徽而植倫常者歟吾獲順其所安卽幸汝慎勉勿墜家聲足矣予聞曰善遂序

董氏家訓序

天地醇龐之氣鍾於氣運則爲太初鍾於人則多樸質在天則

讀臺全集卷第三

語

浙江書局刊

凝爲日星在地則孕爲河嶽在中天則盛於唐虞其君堯舜其臣禹皋稷契至矣我國家當肇造之初景運昌隆一時從龍之彥皆具英敏特達之資老成宏毅之概故其人咸循力務實敦本卓立士鮮靡業亦無曠儒以莅政則效其能以爲文必博其趣於國國光於家家亢造物者恆珍惜焉與鑊脂刻冰者異也吾於董盡菴先生見之先生三韓名族其俗尙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擒敵封侯之策乃先生願獨用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耶甲午登賢書筮仕大名別駕歷京秩旋轉霸易道未幾直隸刑名道調守道在畿輔曰道其實則臬也藩也所至咸有聲予時宰金容其提衡也親見先生正身率屬屏餽遺絕情面於刑惟一意生人求其生而不得則哀矜引爲己辜於錢穀則除羨耗嚴加派飭官以廉恫瘝在念不以予庸劣同

丁泰巖先生薦之撫軍金公舉卓異行取銓部公培育之意多予後巡撫江浙晉少宰毫毛無以報先生不之責且教以冰操宜慎終如始焉先生以直撫于北溟公薦內陞光卿銀臺尋

簡奉天府尹予幸追隨見先生恢恢乎犖犖乎古大臣之風也勿何以宗丞投閒逍遙林下念子及孫或食祿王廷或策名仕籍或今少而他日有居官成人責不可無以教之因備述先世起家之難祖功宗德之遺與艱貞特立之操及在己伶仃困苦之况歷仕辛勤拮据之勞孝思不匱之則舅氏育成之恩兄弟友于之愛明著於篇名曰家訓今讀其詞於子教孝於臣教忠於同氣教愛於宗族教厚於立身教謹於居家教勤儉凡正心修身之功臨深履薄之道切磋琢磨之益立誠不欺之方寡慾以養心靜氣以明性敦誼以篤倫捐賑以周乏服官也勿或

讀書堂全集卷十三

三

浙江書局刊

驢貨而敗家聲昆蟲草木雖微也勿輕損折而傷生生之仁奴婢亦人子也當恤其饑寒而均其勞逸讀書如對聖賢傳家必期安厚尤諄諄於孟子苦心志勞筋骨困心恆慮生憂患死安樂之戒三致意焉宋儒有言言治高高於秋天上上於唐虞此遠而不可卽之途重而不可舉之器視之易如拉霜翰超尺級比稽其末鮮成事焉先生具英雄之略乃恂恂篤實謙恭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退退若弗勝至肩鉅負重則裕如也猶美珠韜采利劍藏鐔豈在浮夸彰顯哉故其訓詞惟憂虞之是履勤苦之是習祖德之是述匪彝之是戒信乎醇龐之氣之所由鍾也囑序故事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史 岱輯

男 宸黼編

卷第十四

詩序 一十七首

少司馬李梅公先生詩序

大司空醒齋李公名同元禮品重贊皇家在廬陵仕居祕院坐絳紗之帳化洽菁莪得金簡之書勳高平治語其政事則多熙載之功論其文章則有起衰之力昔官銓部得附班聯幸晨夕之追隨若芝蘭之臭味因出尊翁少司馬太先生全刻見示得以領略無餘蘇瓊之詩因蘇頲而益著徐摛之集自徐陵而彌

讀書堂集卷第十四

一

浙江書局刊

又上文

彰蓋五嶽之尊必有泰岱而百川之匯統歸滄溟也孰知堂有孟光之淑配室兼道韞之才華能頌春椒擅吟秋菊又有如尊堂朱太夫人者乎先生當勝國之末負濟時之才由大行而陟文選歷諸卿而佐兵樞一代偉人千秋碩彥故以雄逸之資兼淵通之識託乎篇翰傳諸藝林上原風騷下薄晉魏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元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華激浪衝颺不足爲之蕩其悽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馴雅也則垂紳藻采佩玉鏗鏘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也而乃耽情丘壑寄興倡酬方仕宦而已多及歸田而益富秦嘉之答徐淑不徒藻麗爲工韋氏之和微之頗以溫恭見許豈非人間比翼天上雙星乎世之讀者如八位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覩天禾肉芝之貴誠可以競爽藝

文之苑並稱制作之林者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閒麟角鳳毛
共爲世瑞曹大家之新章不少李供奉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
無足疑者但以智識疎庸文思尠鄙無士安之雅製序任昉之
雄篇匪中壘之鴻才作少君之列傳祇伸微臆聊綴蕪辭云爾
少司農王阮亭公詩文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則是言者德之符言而不本於德猶無
原之水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也言文者必本於道則是文者
道之著文而不由於道猶無根之木風枝露蘖西折而東萎也
凡區區應酬以適時用者非文亦非詩三綱六紀九法文與詩
之大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政刑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
而裨躬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是物也必也主聖經
而奴百氏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閒積之既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四

二

浙江書局刊

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淵淵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
其所不足然後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網緼從口鼻閒流出
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色足以羽翼六經神明史漢鄒枝荆玉
不可以端名其美微若經生家言徒等書肆說鈴虛而無當於
用者故昔人云龍門之文不迫琢而章不溟渤而潤況有加於
此者歟予甲辰公車自滇荒來至都下詢當世詩人則以西樵
阮亭兩昆玉爲首稱及列銓曹又鷓班聞公語同列曰天門日
射黃金榜旌旗日煖龍蛇動此何詩也予訝之詢之曰阮亭公
云夫詩至少陵止矣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奮蘇李氣吞曹劉
擅顏謝之孤標襍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公議之如
此必有超乎人之見者乃謁之求其詩文覽焉見其體裁嚴比
態度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大或小或圓或

偏各隨其物而暢之如化工無心各足乎自然其視膠滯於一體守常而不變者奚啻霄壤夫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麗者蕩於柄彜而不潤其音節體用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耀有之矣公曰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爾尙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寫性陶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本於吾人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人是以貴爾子聞而作曰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評謨定命黼黻天家其於文學侍從之臣皆傳習經藝露彰文彩足以備顧問資化理所以竭其左右宣力之責據其獻替匡贊之功以襄文明休嘉之盛非見道篤而審理精能致此歟雖然予之仰公者匪直此也公居農部所典者金錢布帛鹽米之事也猶之入大倉焉未聞有歎枵腹而嗟飢餒者公也紅朽之粟自腐少農之釜自塵可異也又如入大庖焉全鼎可一爨可過門而大嚼可當錮而食氣可公也飲水之風自若蔬食之飯且屏其所操爲何如也且也山以東泰岱峙其右滄海環其左其氣雄矣氣雄故其人亦巖巖不少屈公則卽之和平親之樂易聆其言而中觀其行而正其所養爲何如也且也近聖人之居淵源遡自鄒魯涵濡深乎仁義禮樂備於厥躬誠正嚴乎心意其所學爲何如也吾之所日相依而敬之畏之欲北面而師之法之者旣心折於詩於文尤倍重其操與養與學卽予有德有言本道爲文之說也

讀書臺叢卷第十四

三

浙江書局刊

六經聖人覺世之書也人生夢夢耳前之聖人爲經以覺之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然而易之言微書之言通禮之言莊春秋之言嚴以正惟詩之言婉而多風較六籍爲溫厚而和平是故天地陰陽之理惟詩能闡之山川草木之奇惟詩能繪之人事變遷之故惟詩能寫之禽鳥鱗蟲之物惟詩能狀之以及忠臣孝子勞人憂士貞婦義夫之幽隱惟詩能達之所謂達之狀之寫之繪之闡之者上下數千年間三百篇而外求其能達能狀能寫能繪能闡者有幾人哉其未能達之狀之寫之繪之闡之者以夢者多而覺者少故也雷岸當未顯時著有瓊花夢傳奇劇本子早年讀之訝曰此言夢也而非夢者能言之也旣而雷岸以博學宏詞薦上親試擢之由檢討而宮允文章詞賦冠絕一時人稱之雷岸謙讓未遑曰吾何有哉

瓊臺全集卷第十四

四

浙江書局刊

六文

吾夢也凡所爲者皆夢中語耳乃一旦而部曹人惜之雷岸曰君恩也吾何有哉吾夢也凡所爲升與爲沈盡瓊花類耳予聞而歎之曰天下事何者非夢何者非瓊花哉由是而推之天地陰陽夢中景也山川草木夢中象也人事變遷夢中態也禽鳥鱗蟲夢中物也忠臣孝子勞人憂士貞婦義夫夢中侶也其能闡之繪之寫之狀之達之者之人亦夢中人也甯繁維是即易中爲畫卦爲陳爻爲占象爲繫辭者何一而非夢之人書中爲帝典爲王謨爲誓命爲訓誥又何一而非夢之事禮樂春秋可類推已然則覺者誰乎曰能夢之人卽能覺之人故知覺亦夢也不大夢則不大覺使非夢也則視物必眞視富貴卽富貴視貧賤卽貧賤矣視艱難險阻成敗利鈍比比皆足以動其中始也欣戚之念生旣則憂患之途多矣能夢者誰能作夢觀者

誰歟孔子曰於我如浮雲卽夢之謂也昔陳希夷善睡人詢之曰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睡目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目後醒心猶人之醉也先醉酒後醉心至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酒人之醒也先醒酒後醒心至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酒夢之與覺亦然載讀雷岸之詩天地陰陽山川草木人事變遷禽鳥鱗蟲一一能繪之忠臣孝子勞人憂士貞婦義夫并己生平所閱歷所歌詠所酬唱所贈答一一能達之人之讀之者無不流連沈酣於其中頌之曰先生詩真覺我也并能覺天下後世之後知後覺者也雷岸曰此夢中語耳吾生平夢也何有於覺哉嗚呼此大覺者有大夢也盡瓊花意也甯但雷岸詩雖古聖人詩書易禮春秋盡作瓊花觀亦無不可也屬于序子懵然而序之子亦夢也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四

五

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

子郎寓近雷岸每有詩文脫稿卽相證且彼此序跋或暢論可樂也一日雷岸以擬蘇詩示囑序蓋蘇先擬陶也予讀曰蘇擬陶雷岸擬蘇要之皆興焉耳聊以起興非有意也又意焉耳以意逆志非真有所擬也何也陶負有爲之才見晉不可爲乃賦歸去神閒而意適其爲詩文淡薄平彝有逸趣玩嗜者少若夫子瞻固功名之士而文章之雄也與陶絕不類其爲文若風雲雷雨交發而齊至也晦明慘舒變幻而莫測也長江大河滔滔而不竭也縱橫排蕩灑灑而若馳也揆以陶文雖無多則過之其爲詩沈鬱頓挫鉤鏗鏘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開展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爲之震眩終不若彭澤一源來自天漢以絕不相類

之人而欲類之絕不相類之詩而欲擬之則何歟至於雷岸文章似蘇而閒情則似陶功名顯晦亦似蘇而逸趣則又似陶然則不擬陶而擬蘇者興焉耳矣非有意也又意焉耳矣非有擬也凡人抱磊砢鬱勃之才蘊由大展其能無所託乎託之詩以寄其觀世放志之意而其韜精立邈則語言文字大略託焉者也蓋扶輿清淑之氣散於人或得於文失於詩或得於詩失於文兼之者難矣屈指往昔左遷班馬不聞有詩李杜詩也弗長於文兼之者唐惟韓柳宋則子瞻由韓柳子瞻以溯魏晉及大庾以上欲極力摹陶者眾矣未有毫毛之似者猶之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字不能及者發乎自然而非有所造作於其閒也湘纍之騷子虛長楊迄今詩凡幾變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

讀書全集卷十四

六

浙江書局刊

切摹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晦而雅尙陶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尙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淵明棲神於澹者也惟神澹故意適意適故情閒情閒故詩逸語曰守其一處其和又曰天德而甯能一能和能甯圓徹靈覺上與大虛其竅流通和而不滯則眾物皆軌甯者不搖則百行咸遂斯其爲詩有溫柔敦厚之音從容自得之趣充戾悍慢之氣消牢騷不平之意化也予瞻專事譏誚故人得而罪之淵明無意爲詩反夔絕千古以本色勝也惟文亦然無情之辭猶之不疾之響無慟之涕辭之粗與肝腸未相見也文不求工而自工也雖然士各有學人各有才才人各有性靈不相掩也擬之若必步步而規之曲曲而肖之猶之衣翦綵之衣登傀儡之場絕無生氣

但見形穢也善擬者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千葩各一色百姣各一面工虞水火各一效匏土木金各一音斯足貴也此不擬之擬善於擬者也不相襲也吾故曰擬之者意焉而已興焉而已

胡侍御鹿亭詩序

吾讀尙書見詩言志也歌詠言也聲依永也律和聲也然則志也歌也律也皆所以善其聲也仰觀於天天蒼蒼耳無聲臭也乃無聲臭而日月星辰懸爲象焉則極文明矣風雨露雷著聲響焉則能聽聞矣此蒼蒼者之不能已於聲也俯察於地地塊塊耳無聲臭也乃無聲臭而聳爲山嶽岡陵山本無聲高山有水流而下之則清音出焉濛濛爲江河湖海江河無聲蕩之湍奔浪激則耳目駭焉此塊塊者之不能已於聲也若夫覆載之間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咸有聲最著者鳥鳴春蟲鳴秋龍善吟虎

讀臺金卷第十四

七

浙江書局刊

善嘯鳳鳴啾啾鸞聲噉噉此萬物之不能已於聲也而況於人乎況於人之情深而文明者乎人善聲者也聲有六律五聲八音律分陰陽不相悖也聲分清濁不相淆也音貴克諧無奪倫也斯聲之最善者也可於侍御胡鹿亭適可軒之詩徵之鹿亭之詩卽鹿亭之聲也有朝謁有廟祀有頌德有贈遠有懷人有感遇有繪景有詠物有浩曲有切歎有鴻篇有短什若是其纍纍也吾讀之朝謁則晨星歷歷璧月輝輝日射天門鶴

班鳴珮此賈舍人王右丞之所唱和而黼黻之孟寒賈瘦之聲之所未逮也廟祀則肅肅雖離琴瑟搏拊笙鏞閒作鳳儀獸舞此雲門咸池之奏非激羽流商之音后夔之所典雅頌之所遺也頌德則美劣區材欲惡殊情矣純祀判政則悅悒異向矣今述美闡悅樹鉅標芳章章縷縷洋洋灑灑卽謝靈運稱述之

遺沈雲卿廣颺之聲也贈遠則昵留情深傷離神鬱述征悲遠
凱來思近若竹聲然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卽陳拾遺春夜之別
張正言贈友之聲也懷人則脈脈而興咨咨而吟冷冷而發鏗
鏗而響夫脈脈咨咨意也冷冷鏗鏗音也風噫而葉切波盪而
瀨語卽高達夫有懷之詠王之渙流連之聲也感遇則運會有
時險彛歧趨用舍分尙遭逢殊塗其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君子聽琴瑟之聲而思志義之士卽張曲江感時之作魏文貞
述懷之聲也繪景則風軒月榭竹影花光霞彩綉日鶴唳橫空
近則文巒隱秀綠水漣漪遠則大行律律渤海溟溟英雄傳記
之所備林屋龍威之所書也詠物則迓氣衝和宣霽暢序而或
則嚶嚶或則喃喃或則丁丁或則鏘鏘雨聲浙瀝泉聲噲吃雪
聲墜玉松聲寫琴靴鼓控榻之聲昭以達壘篋之聲聯而融其
在畫省也或則絲竹或則鐘磬清以越也其在烏府或爲鳳鳴
朝陽之聲或如風聲起於青蘋之末而周於廣漠之野其始盤
盤羊角轉也旋飄忽而奔騰焉木斯拔矣又或則雷轟霆擊奮奮
於九地徹於九天此聲之能靜能震變通而達化也浩曲則豫
章之木干尋黃河之流九折同雲冒物長虹互天復如鼓鼙之
聲謹謹則立動君子聽之而思將帥之臣少陵哦之則多悲壯
之聲焉切歎則蛩首啾啾谷音寂寂或抱膝而興思爲梁父之
吟或登高而舒嘯作鸞鳳之音也李太白子夜之歌韋蘇州幽
居之聲庶幾近之鴻篇則崑崙之崔巍太行之緜邈沅湘之曠
遠灩澦之奔突也或則鵬之飛也扶搖至九萬里焉長鯨之飲
也噴噏則百川竭焉此三都兩京之分路揚鑣上林甘泉之振
響鳴休也短什則商彝周鼎隋珠荆玉文犀不盈尺木難不踰

讀書臺卷第十四

八

浙江書局刊

八又三

寸龍泉之匣光也燭天犧尊之遺古致絕倫此又王龍標短曲之遺杜襄陽詠物之聲也卽鹿亭之所以爲聲也夫鹿亭之聲何以若是其善也太翁道南公之聲善之於前斯鹿亭之聲能善於後也夫崇臺有基巨木有初崑山之玉產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不誠然哉不誠然哉

姚華曾南歸詩序

詩曰南歸何也誌慕親也孝子仁人孺慕之情殷孝思之念永則嗁泣之嗁泣之不已則呼號之呼號之不已則歌詠之以示不忘焉歌詠之不已則求之園寢墓木而攀號之攀號之不已則走而之名山大川爲親所舊游之地或庶幾恍惚一遇焉遇之不獲或於名勝之區仕宦之邦爲吾親曩時所題詠者及遺編手澤與吾親往昔所交之士大夫詞客騷人並編氓隸籍播

讀書全集卷第十

九

浙江書局刊

七

紳及門或當日攀轅臥轍之父老子弟庶幾遇焉爲語舊德言去思猶之見吾親也孝子仁人之愛親則然耳姚子華曾子南闈所拔士太先生經三公始宰雄邑子宰金容比鄰也詩文酬唱無虛日越二載公陞吾鄉開化郡佐值吳逆變公萬死一生丁巳華曾號涕吾前吾慰之一旦王師蕩平公歸闕下上察其忠以疾還里華曾旋成進士館選出入承明列在交戟之內日夕慕公欲得侍公膝憂患而呼疾病而呼形之歌詠志意堅確本乎天性之最真最切由乎人倫之至大至正而非私情淺慮之所可方及得請趨龍眠承歡色養喜慶非常則又歌詠之無何公邁疾華曾侍湯藥坐臥牀下衣不解帶者數月逝則號天搶地死復甦遠近悲之今讀其所歌所泣不禁淚之盈盈下也華曾求之園寢墓木不得服闋往而之四方焉曰金陵

焦山震澤錢塘吳越大都會也吾父之題詠在焉又龍泉吾先祖爲學博之舊也杭州蘭谿蕭山吾先伯祖先叔宦遊地也今讀其登金山過毘陵遊雲間嘉禾之作并西湖冷泉弔嚴子陵望天台諸峰之什仁人愛慕之心生焉由是而越仙霞之七閩至芝城曰吾父筮仕李官於此山川如故人物都非感念祥刑悲深風木因成憶昔吟十章薦紳父老猶有存者而通門子弟咸盛集同墮淚也武夷諸勝則先君之詩字石刻多焉返而歸又有漢江之遊先人由是而之滇由滇而生還之道也於黃鶴樓鄂城懷古望天柱九疑而寄慨之嗟嗟陟岵之詩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也首章次章孝子登山望其父母之所在卽華曾渡大江之京口登吳山訪考亭之意也蓼莪之詩言孝子不得終其養而作首章次章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其哀傷也三章餅罄言窮獨之民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四章言親恩之大南山烈烈言民莫不有善而我獨何爲而遭此苦也是卽華曾號於家涕於墓之意也嗚呼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恥缺吾之身親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學成而仕仕而列於朝爲親臣爲貴臣爲奔走之臣爲侍從之臣當邊隅未定時子之不得養其親者眾矣孝思雖篤孰從而與之今幸際

皇上聖神文武蕩定殊方是以其翁萬里間關匍匐歸也

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不重違人子之情是以華曾得請而侍疾沒而當大事願伸而無憾也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姚子以盛年處清華他日竭誠心輔國家澤天下何可限量於臣爲忠於子爲孝咸於詩見之

讀書彙卷第十四

十

于章雲儀郎詩序

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三百篇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爲之序也予序章雲詩何哉兒宸黼受業於先生之門有年矣予讀其所爲詩亦多矣向讀太先生毅庵公詩雋逸軼倫母王太夫人詩清亮婉切固知河流九折也出碣石則彌雄玉耀連城也孕藍田則更貴有由然矣章雲天資高朗讀書不甚費力然不敢恃恆百倍其功善談名理襟韻灑落而氣岸偉如發於詩多名言如揚帆大江風利桅勁一瀉千里而略無留難之意予嘗美其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蘊藉脫落不染塵氛何其類岑嘉州歟颯颯乎仙游英英乎霞舉又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至於律格嚴警雄深渾健謂非少陵不可古詩俊逸如王子晉向月吹鳳笙隨風抑揚聲在

望臺全集卷第十四

十一

浙江書局刊

雲外歌行澹宕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杯而醉達旦不休詩人之趣至此亦可謂之不凡矣蓋詩品貴高必天賦超逸之才具瀟灑出塵之致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而後藻思不羣才備矣取法欲上原本風雅及於楚騷兼乎漢魏式乎大庾爲之軌度宋元以上亦宜別之以受吾裁成取法得矣又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奔驅百家而馳驟千里功加矣又必具溫厚和平之養嚴莊凝重之度然後其音醇麗而雍容鏗鏘而蹻蹻亢戾消則氣象從容弇鄙去斯尊嚴典雅矣養優矣處江湖之遠必得山川之助呼吸穆清吐納雲氣凌萬頃之煙波登峭削之危巒氣勢恆連夫霄漢而又有草木蟲魚之玩林樾蒼碧之瞻俾精神凝合

物我兩忘居廟堂之高覽乎城觀宮闕之壯陳綱布紀之宜典
章文物之美甲兵車乘之雄朝會燕享之盛及乎郊社禘嘗鐘
磬干戚之儀備斯數者然後可以言詩矣蓋置己不高負骨匪
異其識必陋以卑師法不古綺麗爲工其音必靡而滯學之不
充則師心自用空疏寡當其辭必蕪而靡養之不逮則難言風
度必流於下里巴人無江山之勝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無以
發揮其性靈鮮巖廊之觀則風雲月露之形圍塵漆林之礙其
情必沈而鬱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
有不齊未有不資乎此五美也雖然此特就今人言之耳古先
王化民之具有智仁聖義中和以啟之孝友睦婣任恤以導之
復有禮樂射御書數以教之其時之人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
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美盛者故凡遠國遐壤
窮閭陋巷之民皆爲能詩曰風曰雅曰頌雅頌之製成於公卿
大夫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出於氓隸女婦之手無甚異也今修
辭之家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
愈遠體詞襍出而古詩亾豈才之不古若哉無其本也篤志之
士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詞而近於古此賢
人君子得性情之正用和平之音以治其身其身醇如矣以淑
諸徒其徒蔚如以形乎詞其詞又粹如章雲此編固本仁祖義
發乎情而止乎義禮者也故序之

研雪堂詩序

聞之物不經霜則材不變人不涉患則智不深自古皆然誰能
免此所以太史之記成於感憤之餘少陵之詩得自播遷之際
也然而履霜有曲君子所以寄其憂思承露著銘才人於焉宣

其藻麗從未有雅南之奏媿美幽蘭激楚之音追宗黃竹既遇
圓以成璧復因方而爲珪潔比曾城光搖懸圃如葛公研雪堂
之詩者也公始養蠶昆池既奮飛藜閣丰神俊逸洵藝苑之英
華學問淹通爲文家之淵海羣推驥子雅有鳳毛惟時來守俞
元召杜之勳名競起侍居 祕省董賈之盛事斯傳趨 鳳沼
而揮毫驚鴻舞鶴對 龍墀而作賦戛玉擬金昔者神宗奇蘇
軾之才將以登用武帝讀相如之賦恨不同時方之于公殆不
及已然而身經風露目覩沙蟲竄伏荆榛庾子山之悲哀不少
羈縻旅舍王右丞之感慨本多流覽山川交讓驪珠在握撫懷
人物共知錦瑟爲心片片盡青瑣之香枝枝皆峯 音密山名多
玉見山海經
陽之玉名傳 紫禁譽重青箱 治 技等雕蟲識慙管豹因逢李
愬得友葛洪偶誦佳篇贈別而情深謝眺請題先集上書而孝
類南豐雖燕市驅車論交未久然河陽露冕食德彌新敢借丹
鉛用研白雪冰姿綽約如對姑射之神人鶴羽翩颺似遊蓬壺
之仙嶠覽斯集也當歌之瓊林玉樹之閒思其人兮應遇諸疏
影暗香之下

陳翼聖同年詩序

古詩自序耳今人之爲人序詩者何多也然序者又動曰三百
曰性情皆紙上之陳言淺儒之活套也又曰魏晉夫魏晉豈其
至者哉吾於晉獨愛陶淵明詩不經意而得不求法而工如承
蜩弄丸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技也而有道焉蓋詩與六經
文同也文同而道無不同特律以和聲歌以永言似乎有異然
易亦何嘗不閒有叶韻哉若夫明良喜起之歌蕩平正直之訓
何莫非詩也奈何近世士習別詩與文而二之能文者於詩則

滯能詩者於文無聞猶輪人不能造弓巧人不能操斧斤以斲
樅椽也又別詩文與道而二之爲文者未嘗見性爲詩者每少
窮理猶學書者但矜臨摹學吟者僅想像風雲月露之觀而已
知其不可乃於三百於魏晉以求法於性情以求直是徒知進
乎法者之爲工而不知忘乎法者之尤工也是徒知本乎性情
者之爲真而不知性情而原於道者之乃真也新興陳翼聖予
同年好友也甲辰計偕北上予兩人並馳驅往復同旅館翼聖
固風流人豪也行萬里無一日不詩於通都大邑京邸未嘗不
選妓子避門不納翼聖苦之及榜放止予一人第絕不介意且
歌且樂讀予與宴詩曰龍方聽雨飛春水鳥亦銜花出上陽謁
鄉房師同第詩曰不敢託言同進士祇今仍拜舊先生人異之
翼聖獨易之旋里過涿鹿詩曰馬帶夕陽穿樹影鳥過平野傍
雲飛渡黃河詩曰千尋惡浪疑龍渡一葉輕舸共鳥過人異之
翼聖并易之過洞庭詩曰一部離騷沈楚水數行螺髻隱君山
至曲陽別同年劉翼雲而慰之詩曰袖中白璧雖云趙閣內青
藜終是劉人異之翼聖亦易之翼聖詩予倍易之兩人各不相
能至言別詩曰豈是長安輕薄兒豪華意氣總相宜邯鄲道上
追歡日鸚鵡洲前買笑時下馬便呼風旆酒登舟時唱竹枝詞
石城此別吾無恨更羨君家有豔思末誚之也乃拍掌稱奇大
欣賞之豈於性情有合耶迨予宰銓曹時時書問聞君少吾而
老矣鬚髮咸白貧而興會大減於昔鬱鬱不舒獨於詩則甚富
寄予求序予易之又寄求序予益易之予寄詩則仍易之丁丑
有札讓予曰僕詩固佳但得志不得志山林廊廟不同耳何以
易我予再披而讀之乃悟當年翼聖之易我者失意也予今日

讀臺全集卷第十四

古

浙江書局刊

卷之四

又易翼聖者以予二十年依 輦下所接者大人先生所偕者
鳴鸞佩玉所見者禁城宮闕所遙目者太行滄海故其聲光自
有不同翼聖嘯傲林泉所接者經生儒士所偕者雨笠青囊所
見者危崖峭壑重淵修陂魚龍之所都虎豹蟻獐之所穴而又
窮邨僻壤之爲鄰田翁社父之與狎故多閒情逸致而又花木
之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娟好時時閱之於目擊之於心故其
發之爲詩歌有意無意捨法而上之卽片言隻句能寫不易名
之狀與不易吐之情固非餽飭雕畫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也殆
彭澤之流亞歟技也而進於道矣魏晉云乎哉然後知賢者固
不可測如是走筆書此遙以報焉用序

翟侯蠡洲詩序

曩予撫浙時聞秀水有佳士爲翟侯蠡洲云品端而學贍年少

讀書臺卷第二十四

五

浙江書局刊

七十一

而才美心竊向往以侯鍵戶讀書足跡不履城市故罕得見之
謂由此昂首青漢伸步玉堂直眉睫間事耳奈何屢顛蹟不偶
甲戌仲夏以明經授予鄉南甯令分則父母因得晤焉輒訝金
玉君子大雅名流名不虛也徐出所爲詩若干首贖於予請序
讀短律如仙史弄簫秦川製錦長歌如河流注海長鯨吸川古
詩如伏波據鞍長史潑墨近體如秋花照水赤甲含光近之則
似吳興山水遠岫揚蛾澄湖翦練相與攬擷于蘆漪花港霞光
蓮影間令人流連不能去遠之則太行之險奇終南之莽蕩峨
峩之高寒匡廬之深秀武彝之幽曲林屋之縹緲灑瀆之突怒
各極其致必不屑爲粉白黛綠之色鄭衛桑間之音而亦不至
作啞啞叱咤洶洶拳拳之態自然春在枝頭仙人在彩雲影裏
鼻端奏天樂指甲藏飛龍陽羨書生香醪美女種種諸幻隨口

吐出于以鞭撻一世鞍轡千秋作者之能事備矣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孔子之道著于六經得其一端足以治天下況發爲一歌一詠與施之一鄉一邑乎王右丞所奏詩歌皆是少年著作流布人間而侯雋宥丰格無一不似右丞其神駿之氣遇山爲雨值雲成電終授九方之知不致有垂耳之感昔程子宰晉城里有伍鄉有校其於民之至也必告以孝弟忠信而親爲之督故民愛之如父母及爲侍史惟以格心爲第一義然則一邑雖小足以行道而內聖外王之業舉集乎其中予於是編如獲一角而識麟觀一翥而知鳳究竟麟之瑞不在角鳳之瑞不在翥也

刁仲熊梅花詩序

昔人殿最名花稱牡丹國色天香採蘂塵而作粉柔肌膩體翦翦

瓊臺金叢卷第十回

六

浙江書局刊

雲霞以成妝一捻嬌姿百花魁首號曰花王厥後著花史者目爲花魔以牡丹癡肥故也謂木樨酷烈亦斥之至蓮花之解衣盤礴梨花桃花之放誕滑稽皆稱花俠以其氣豪也若幽蘭秋海棠水仙籬菊之屬命爲花隱以其神清氣馥露頰風鬟爲花中地下仙若夫梅花冰肌玉骨其品較貴人稱爲韻士爲仙友花品至此止矣然每見孤松著花如佛氏偶拈微笑以及柳花之蕩爲飛絮焦花之秀於晴雪茗花之發於寒蘂桐花之裊於清露蘆花蓼花之搖曳於秋渚爲香爲非香爲色爲非色亦復爲花爲非花此中擬思不得著解不得吾不知其名而歸美於造化曰此化上之妙也以文人擬之則三都兩京太元繁露之流濃雲毒霧以當牡丹木樨之氣韻若荀况管夷吾列禦寇莊周屈平司馬遷李白有風雨晦明震雷掣電之氣此千古大飲

烈也若尹喜陶潛劉伶阮籍嵇康陶宏景輩負孤鶴橫空明月
獨舉之姿可名爲隱別有一種旖旎似水仙妖冶似秋海棠冷
落似菊者獨梅花香韻色趣古澹清芬孤迥絕倫時有流馨沁
人心骨而去人則甚遠不似他花可以和而爲羹蒸而成露如
澤雉之不可畜乎籠中幽人之不可紆朱衣著進賢冠也名之
曰仙蓋天都鶴馭凌虛御風彩雲落下猶自縹緲豈人閒物哉
吾友仲熊刁君自河陽不憚萬里遙寄梅花百韻來 京師證
於子因請序仲熊固儒者明體達用可以善身可以輔世人也
何取於梅而聲之詩詩且百哉或以其爲體素壘峭骨稜稜丰
神清越而胸次曠然表裏洞澈如水晶有類於梅而詠之耶抑
九躡鎖闈年半百髮璿璿幽棲巖壑有薄於世之豔稱牡丹木
樨穠桃郁李而別有所寄託耶予披而讀之如初日芙蓉天然
瑩潔隱娘舞劍宓妃踏波有怨弗形含情未吐凌空而去環佩
留響復如寒山諸子可以脫帽露頂散髮坦然作人間散聖眼
空六合氣傲千秋予以瑣瑣雞肋屬望刁君也得無猶有蓬之
心哉鮑明遠梅花詩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庾子山樹動懸
冰落枝高出手寒杜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林
處士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眞同玉容嬌女學花
弄影舉體皆眞不解春思爲何物又如王謝諸少年佳時出遊
自然朗雋蓋調高神王寫情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韻於若遠若
近之際若楊鐵崖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枝獨先天下春全無蘊
藉然則百韻非化工手不能也

周澹園詩序

詩性情也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率吾情益然出之或疾或

徐或洪或纖或爲雲飛或爲川馳無適不可若有志乎人之贊
毀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俳優爾矣昔李伯藥見王
通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
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七明三綱下達五常
於是乎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
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古之立
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諸賢歟宋之大儒者曰周曰程
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不離乎人倫日用
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豈所謂大儒者
道至而無取於詩歟澹園周君篤於道行修而立卓彝險一節
不肖隨時俯仰余愧未識其面茲春來補京邸始獲相接聆其
緒論教指終日忘疲天人性命之蘊卽具於當前眞與昔聞不
異越秋以所爲詩見示讀之意趣翩翩無事雕琢得詩人溫厚
之旨焉把玩不忍釋蓋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
所以行萬物所以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
流於聲歌吟詠之中以與之無窮孰非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
贊毀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歎澹
園囑予序余鄙陋弗文率余情援筆書之不知其可哂如是

劉彥敦詩序

我國家以武功靖六合以文教興太平絃歌徧于宇內雅頌
振乎歷朝八表同風三辰並曜燁哉隆矣宏惟 皇上萬幾之
暇時灑宸翰宵旰之餘并及風雅臣忝虞揚之末何敢自安
鄙每退食閒餘實亦不廢吟詠聊以寓物適情觸景抒懷而已
癸酉仲夏 聖躬偶爾違和大小臣工間左小民咸就梵宇仙

觀虔禱祝釐

臣

恭紀二律內有

聖主自來膺

帝眷微

臣何

以效愚忠一聯見者謂得風人忠厚之旨以故朝列索看者多
臣出二詩正之因以被議誤謂予少時所作豔體詩也幸荷

聖明洞照復蒙寬宥

皇上德同天地朗竝日月不獨

臣一人

感激涕零已也越月子鄉同年友彥敦劉君以平日所爲詩三
冊寄予兼囑予序予錯愕箕踞按劍罵曰吾以詩故幾至不測
驚魂且未定何物老狂敢來咎我吾將以劍斷之投諸火客曰
勿遽試覽之訝曰此寶物非近世靡靡之音也氣豪而神逸品
雋而格超予手目之罵曰腐儒此楚王叱咤之聲也奈何爲人
作說客耶擲之客取而再進讀之漸不忍釋手披竟謝客曰非
子言吾幾失之嗟嗟吾友固豪士也三十年闊別彼此老矣心
神則未之隔吾何以序卽以此弁其端可乎客曰可

讀書彙卷第十四

九

浙江書局刊

黃又堂園居集唐詩序

園者何園羣芳也詩者何詠萬彙也集者何萃眾美也一人之
聰明有限故去己聰己明而匯乎千萬人之聰明則聰明無窮
千萬人之性靈無殊故原自性自靈而通乎千萬人之性靈爲
一己之性靈則性靈益大若此者非役役于人之謂也役役于
人則人將役我而我聽命於人又非矯矯乎眾之謂也矯矯乎
眾則眾將矯我而我無以自將此其道如大將之在軍中運籌
帷幄決勝千里及仗鉞登壇左挾右麾纛舉鉦鳴而材官偏裨
五花八陣動若霆擊馳若雲流制勝在俄頃之間矣又如大治
之在洪鈞鼓盪清風光騰紫燄鉛石砂礫潛鎔默化而良金精
鐵煥若芙蓉燦若寶鏢吐華在紅鑪之內矣且如天道不言隨
機幹運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更如江流河曲浩浩蕩蕩千支萬

派朝宗于海故曰集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始條理終條理聖智之事也夫事爲聖智之事必其人
有籠罩六合包併八荒之心立身萬仞俯視一切之概而後可
以上下千古奔驅三唐而集一大成集成猶之治絲人理一縷
人業一染已而付之機上杼柚旣成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
所製也但曰某貴人之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伯樂相之王良
御之造父驅之貴人乘焉而過於市市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
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猶之宴賓宴賓者酒人奉觴饗人
奉饌鼓瑟吹竽客心甚樂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
之也猶之治宮室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旣成則
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旣成邦人相賀不
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凡此者皆集之益也集之妙也

讀臺全集卷十四

三

浙江書局刊

副憲菴園黃公長君又堂年青而學瞻才大而文雄其爲詩極
典麗復極清婉絕不規摹前人始以一層樓草示予讀之殆獨
抒性靈而聰明過人者近又以園居遣懷集唐詩相示請予序
予羨且訝曰此誠息聰去明不自用而用人以成一大聰明者
歟又養性屏靈用人實以自用而置著于一大性靈者歟何按
律則天然色相比偶如秋月無痕此化工之妙吾無以形容則
仍以徵之園夫園所以圍羣芳也假使一畝之園獨樹一木雖
摩霄披雲莫取也一園之大止植一花雖仙種異品不貴也惟
層臺小閣奇石方池繞之以楸梧禱之以松篁而又濃桃煙柳
以間之蒹葭芙蓉以映之若芝蘭若芳桂若菊若梅以及紅藥
石榴千葩萬卉之類風翻雨灑雪壓霜飛斯足觀也卽園之所
集而爲一大成者也匪如是奚足以當又堂之遣懷

周秉節明經詩序

聞之乾坤不腐歲月如新以善變也能去故也善取新也春嬾而夏夏嬾而秋秋嬾而冬冬又遞而爲春何其變也以故山川草木春豔冶若妝夏蒼翠欲滴秋蕭瑟而高冬隱秀而童又何其新也是知風散而雨潤雷動而雲蒸不相假也潤下則鹹炎上則苦曲直則酸從革則辛稼穡則甘不相侔也霞彩流行而光華輝耀於上河嶽融峙而物繁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沈冥發抒皆靈氣之所貫通不相掩也其在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興懷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略則修乎春秋辨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具於禮樂不相襲也畫疆定野授田分井明邦土之殊前室後寢左昭右穆見廟制之別軍服有章爵土有數昭命官之序鐘磬等瑟干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四

三

浙江書局刊

戚旄翟定聲容之美朝會燕饗郊社禘嘗極神人之用振旅芟舍治兵大閱示威武之雄發號施令陳綱布紀嚴政教之敷各有宜也不特此也老氏清淨之說墨翟變之爲貴儉兼愛之行莊周通天地達死生之識申不害韓非子變之爲刑名深刻之文鬼谷氏捭闔縱橫之術孫武氏變之爲軍形兵勢之法各有道也而況於詩乎今言詩者動曰三百三百耳使三百至今日人人關雎比比棠棣不厭聽聞乎屈子變而爲離騷奇矣騷久則陳漢魏變而爲古詩則又奇古陳矣唐人變而爲近體則益奇初盛陳矣再變而爲中晚奇矣中晚陳矣更變而爲宋元則益奇迨有明則變無可變新無從新迺峩峩其冠采章其服瑯瑯其音曰吾大庥以上詞卿也至峩峩者陳矣乃蓑衣箬笠似獨釣寒江苾屨挂搭類遊僧行脚曰吾學宋做放翁也夫宋詩

果若是哉放翁步驟少陵卽不巖廊臺閣亦不失爲山中宰相
學之者殆又過矣周子秉節一日謁予出所爲詩若干冊請序
讀之訝曰安得有此一種不漢不魏不唐不宋之韻而爲此數
百篇極老極脫極理極情之章歟是殆曹劉陶謝李杜蘇黃之
所不能繩其武而過其鋒竝不能爲之助其氣而佐其腴者也
奇也彼藉律擬詞者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
半體之同以爲殊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風格如秉節者也
以言乎變變而不失其正大是風雅之遺也以言乎新新而不
失其故居然盛世之音也耳目一新乾坤不腐當於茲編觀之
家恆夫弟林臥遙集千律詩序

予與恆夫初莫識閱邸鈔交城平寇事曰此能史也旣予主銓
政與兄僉憲爾合寓相值見其長身玉立儀容修偉識其爲非
常人私詢爾合曰客爲誰曰吾宗恆夫名吉士者是卽席定交
聯譜旋補農曹時用兵不規瑣計凡建白惟大本是圖究食足
餉裕而賦無加 上察其才令修賦役全書監漕通考成 上

嘉之子謂爾合曰恆夫眞才士也丙寅言官缺 御試保和殿
識論昌明條議閱達 擢戶垣丰采稜稜而器量寬和每敷奏
得大體予又曰此名諫官也尤長於詩賦每相示雖尺璧小璣
吾珍之曰殆又大雅名流歟萬青閣古今文長篇短什無體不
備悉臻其妙如乘鉅艦泛滄溟茫乎不知其涯際也曰此古大
家宗工國手豈近世修詞之士比緣以勘河累投閒黃山白嶽
閒踪跡不可得予歎曰宦寓物也旣歸其 主則耳目手足卷
爲己有鴻鵠舉也橫絕四海而莫之能羈蛟騰虎躍不可羈鎖
變化離合難以方物矣 上憐勘閱諸臣先起今大宗伯佛公

繼起大司空蔚懷熊公及恆夫需補到邸寄跡西巖下帷鍵關
不見一人熒熒篝鐙徹夜聲不輟予訝曰此經生學究安見其
爲風流儁宕歟夫日月藏精則晝夜繼照矣駢驥伏櫪則千里
萬里往矣玉人之琢也窮切磋則美器出女之績也絲分而日
治之則大帛成乃知經生學究所以成其爲國手宗工也且豪
傑應世如颺動雲流弗拘一轍玉剖而良桂伐而芳士不遭跌
其節未見也故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必有
非常之合而跌者率奮彼其媼媼附時捨立身之長策徒以自
固者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棄之如腐鼠誠見其莫有
濟也恆夫強毅有立卽不出卽攀攀卽不隱隱卽冥冥若神
龍然可以泥蟠可以天飛能潛能見能上能下故足貴也林臥
遙集韻止二十字衍爲千首纍纍如珠貫盡社鉛華自見本真

讀臺全集卷第一四

三

浙江書局刊

又其構思繇密造語精深筆有檢制而詞不漫施如堅城不可
下鐵壘不可攻吾畏之夫人以身盛心以心盛智一人一心一
心一智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而一視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
十心之度而一智足窮萬事譬之月圓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巖
而共響以本之初者一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聖人
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言通變合
道之難也子戲之曰楊雄云壯夫不爲蓋小技雕蟲能令完玉
殘大木腐老始悔之吾今方厭是而吾弟顧歆豔之耶恆夫曰
郢曲洋洋秦聲鳴鳴亦各自寫胸臆耳子笑曰人有言儒生勝
俗士通人勝儒生文人鴻儒又勝通人吾向謂吾弟爲能吏爲
才子爲經生爲通人自今觀之殆鴻儒歟恆夫曰兄其諱我哉

送陸揆哉督學四川詩序

揆哉使君子交素善往往杯酒論文揆哉曰言文易知道難前
之聖人傳心爾心不可見而見之道道又不可見而著爲文文
非他六經之籍是也學者欲知聖人之文當讀聖人之經欲讀
聖人之經當明聖人之道道明而心傳在是矣後世諸子百家
之文塊然塞乎域中技也非道也予聞而嘉之適丁丑四川學
使缺人銓部以揆哉名疏 上特簡之時暮春偕同人送於

國門之外楊柳依依河橋祖餞不忍遽別握使君手而詢之曰
萬里之行從茲始矣君將何以教蜀之人士乎曰蜀之人士文
首推三蘇詩重青蓮世稱長公文章氣節雄視百代而老泉之
文變化瑰偉子瞻之文雄邁奔放穎濱之文汪洋秀傑予何敢
少之若於道則未之聞也於經則未之講也是以與二程同時
每譏訕而非笑焉豪放不檢追隨僧妓以文章渺同輩以才技

讀書全集卷第十四

五

浙江書局刊

薄虛聲未可學也至李青蓮以詩驕人幌巾狂飲縱酒不羈皆
非所以端趨向厚風俗也未可學也楊子雲人稱其風聲足以
激貪勵俗誠古之遺民可學也而太懸法言險怪立異艱深成
奇亦未可學司馬相如摛詞採藻遇物能賦跡其生平於道遠
甚未可學也陳承祚張華稱其班固史遷不足以方而三國史
則誣甚未可學也予聞而倍嘉之於是取觥更酌坐茵而請所
以爲教者曰江陽之吉甫文武爲憲詩人美之不可學乎李密
陳情王褒作頌胡安講學張綱埋輪李仁甫之名節學術霜松
雪柏譙允南之耽古篤學研精六經以及寶田杜氏典冊伯生
不皆可學乎涪州司戶之正公避地之和靖化蜀之文黨知眉
州之了翁不欺暗室之楊季達明義利之辨之絳竹張敬夫可
學也閩中之堯叟堯佐堯咨鮮于子駿亦可學也蜀在當年沃

野千里號稱天府劍閣之秀拔峨眉之聳峻玉壘之高寒錦江之澄澈故鍾爲人文磊落而多英峭直而不波靡今則殘矣明季爲流氛所蹂躪殺人幾盡井里無煙幾尋干戈幾經變革文學一變盛朝休養五十年人文漸起吾以此教蜀之人士可乎予曰斯言也卽前之聖人之道六經之大旨也甯特可以教蜀之人士教天下之人士可也又甯特可以教一時之人士教千百世之人士無不可也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公今行矣其得士豈僅文章哉古者大夫于役必有贈行之作長安公卿人士咸爲詩歌賡送屬予序予復何言哉卽以揆哉言弁其端云爾

宋次眉詩序

唐詩有三變曰盛曰中曰晚當其中也自以爲勝於盛而不知

薑臺全集卷第十四

五

浙江書局刊

卷十四

其已爲乎中當其晚也方不屑爲乎中而不知其併落於晚迨至於晚寒瘦神鬼之誚不得免焉風氣使然歎抑天之降才爾殊也三代既遠天真漸薄感被復龐三百篇變而騷騷變而賦賦變而古風絕律思煩體錯奔於嗜好自昔然已良由識見異乃思變變屢易乃遺譏中厭盛思變盛故落中晚厭中思變中故落晚而詩亾矣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歷千百載而不變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極陋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祖仁由義可以爲世法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然後知變者其常變者其僻也意見之偏智識之下也偏橋次眉宋君與予爲同年友甲辰公車北上張維斗熊闡修陳翼聖五人竝馳驅往復予叨第四君未遇偕旋予鄙

樸張熊質實若陳若宋名士風流敦大節不矜細行過都陟邑
值名山水必互吟且徵妓予三人格之曰腐儒焉識窈窕情多
哉故於豔體詩倍留意其他長篇短詠遇物適情之作悽焉而
秋清益焉而春煦寥寥乎飛鳴交唱若鸞鳳之音相近而和之
也不變也砢砢乎水環萬壑若松桂之風互荅而交衝也不變
也吾觀夜郎之山色如鐵危崖削壁如鋒攢少川原平野故名
曰黔次眉之詩獨開霽如晴空曠邈若廣土也又何善變也黔
之水幽折突兀倒激奔流穿澗入谷如電擊雷轟故名其江曰
盤次眉之詩獨雍容和雅如入廟而觀禮器法物也才韻天放
如登岱而覽吳門踞日觀也又何善變也孰謂山川能限人能
變人哉滇南萬里可類推已竝變而不變不變而善變者可類
推已傷哉次眉於去年仙逝迺郎某某杜門思孝走函求光壤

讀臺全集卷第十四

美

浙江書局刊

泉故序

10505

